

1927



咽 淒

著 曠 斯 樹

五三三八于申江泰東圖書局

五身誌



咽 淒

著 曠 斯 崩

書 叢 露 白

編 會 究 研 藝 文 社 進

行 發 局 書 閱 東 泰 海 上

蒙陶元慶先生介紹

錢君甸先生作封面畫謹此誌謝

著者 謝斯燠

目錄

卷首自記

永生之門

厄運之淚

死灰色的春假

灰黝絕望的圈裏

請柬

淒咽

圓軌上

悼亡集

尾

淒
咽

凄

卷首自記

兩年來不覺寫成了十五篇小說。除了三篇已收入友人們的創作合集將另行發刊外，我手頭還有十二篇。現在請師友們選去了四篇，把餘下的，加以整理，彙成這本淒咽。其中灰黯絕望的圈裡等三篇散見黎明第一二卷，請柬曾發表於洪水二卷二十二期。

(1) 下面的幾篇小說裡的主人公，多是灰色的病的青年。我確信這裡的人物，在目下畸形的社會裏，並不是少有的，不過很容易被人忽視



(2)

過去罷了。至於我描寫得怎麼，表現得如何，那是又一問題。還有一層：我自信寫時的態度是狠誠摯的。

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時期裡，已沒有所謂「同情」「情感的共鳴」的存在，並不希望借這本小冊子來找到牠們。

「淒咽」是書中一篇小說的題目，並沒有什麼深意存乎其中。所謂「淒咽」，我想太主觀了罷。是淒咽？不是淒咽？誰能說！世間的樂苦實在懸殊得太厲害了，而且都沒有止境的。

到飯都沒有吃的時候，總沒有提筆的餘裕了罷。在這沙漠似的人生旅途上，淒咽或者就是我惟一的足印了，雖然這足印是那麼微淺，不必等到風吹時就會自形消滅。

十五年的一个秋夜，斯曠寫於江海。

樓

永生之門

上

(1)

在她丈夫死後的第五個月中的一天傍晚，她收到一卷不寫明寄者的姓名住址的雜誌。

去年的三月裏，她和她名義上的丈夫，被牽在一處，拜了天地祖宗父母，關在一個房裏；大家說——就是她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結了婚了，是夫婦了。從和她丈夫同睡的第一夜起，她的眼淚不會乾過；她的繼英在她心深處的留痕，非但沒有因時間的關係而改退，反一天一天的深了。

就在結婚那年的重陽纔過時分，她名義上的丈夫害了急病，不到十天便死了；從此她成了個一切不幸的集合體——青年孀婦了。在她丈夫未死之前，她的眼淚是背人流的；現在她丈夫死了，她沒有什麼別的新感覺，她只私喜有盡量哭泣的幾會了。她不是哭她已死的丈夫，也不是哭她公婆的獨子的死亡，她只在哭她自己的不可抵抗的厄運。在她這樣不顧生命地痛哭的時候，無論誰——她的公婆父母或者

樣

旁人——在邊頭聽到了，總會狠同情地嘆一聲：『真薄命！可憐！十九歲便死了丈夫！』她聽了這種嘆語之後，非但得不到一絲同情的安慰，反哭的愈見沈痛了。『不錯！薄命！否則我爲什麼不能和繼英……？』她總不能自己地紅着臉，心裏這樣私嘆着。

在她小病徬徨中，不覺年頭已過，正是春風初吹的二月天了，是她丈夫死後的第五個月了。那天傍晚，她收到一卷不寫明寄者姓名住址的雜誌。自她丈夫死後——自她出嫁以後，她從未收到過外來的一封信一頁書；這回女僕進房來給她這一卷東西，她有點不信這是她的。她看了看郵局的日戳是『上海』，只細細把字姿筆劃認看，『郁唐梅如』那四個字，似乎有特別使她注意的價值，她眼兒盯着，移不開了。

(3)

(4)

『不錯，是繼英寄來的！他纖細清秀的筆姿是瞞不過我的！』

驚喜羞憤的感覺，一瞬間集上她身來。繼英已有足足一年沒有和她見面和通信了，現在寄這東西做什麼？她幾次解釋不了這個疑問，終於迅速地從『鄒』字撕起，把外面的包紙拆了。

裏面拆出來的是一冊創造季刊。她心中忽有所悟，不住興奮地把書頁很快的翻過去，想找出附在裏面的書信。翻了一陣，翻不出什麼，她再細心地一頁一頁翻過去，可是依舊尋不出什麼，她心中有點失望了。

她一邊懷疑着，一邊儘在把手弄着這卷收到未久的雜誌。痴痴出了一回神，她翻到第一頁『目錄』中去跳看。看到第四遍，她纔看見『卓文君』三字，她身上頓覺得冷了起來。這『卓文君』三字擴大了，

樓

擴大了，她眼裏看見的只有這三個字，全頁的空間似乎都被這三字占領了。一種說不出分不明的感覺使她苦悶得幾乎哭了。

「繼英依舊在想念我？」她忽然發覺了這樣一個問題；她所找出的答案是「是」和「當然」。

「他在怨恨我！但是不該這樣來引誘我！」她想到「不該」和「引誘」覺得太辱了繼英，但她沒有餘暇來改正，依舊默想下去：「總之，是我薄命，是我負了他！」

「一定的，一定的，他必定在恨我的！不看見他臨別時的一眼麼？」繼英和他母親妹子搬家出去時的情景，在她眼前復現了。

在去年二月初的時候，爲了不得已的緣故，繼英家不得不捨了十年的故居，從她家裏搬到他父親在那裏做事的W地去。他們動身是在

(6)

一天的清晨。她和她母親正在他家裏依依不捨地話別的時候，他狼狽地從外面來，歎了一口氣，說船上一切都已妥當，請他母親和妹妹下船動身。帶了別緒大家走出去的時候，他只低着頭默默不響，她縮在後面，不敢向他說話。一直到大門口，他纔止了步，回頭來向她的母親告別，同時含了無限的恨意別情無可奈何的意思，呆呆的向她看了一眼。他們就這樣別了。但是他臨別時的一眼，她是忘不了的；這一眼的深意，她是完全了解的。

「繼英，你不用恨我！」似乎繼英在她面前，她起始訴說：「我是個最柔弱的女子，你是知道的，不幸我生在這禮教之邦的L地，更不幸養在紳士的家中，教我——柔弱的我，有什麼法想呢？你是了解我的，請你不要恨我，我們應該詛咒的，是我們命運的不濟……」

接

晚飯時，她心中的思潮一起一伏，實在嚥不下去。她忽然覺得繼英坐在她面前，在呆呆看她；但她舉起頭來看時，她失望極了，坐在對面的不是繼英，却是個四十多歲的老婦人，板着面孔，似乎在對她發怒。她臉紅紅地低下頭去，急得幾乎哭了出來。

她手拿着那本雜誌，在她的寢室裏，呆呆對着桌上的美孚燈出神。外面是這般沈寂，假使沒有從她公婆那裏隱隱傳來的一些笑談聲，這偌大的鄒宅裏，似乎一個人都沒有了。樓下自鳴鐘煩惱地打了七下，暫時把這壓人的沈默衝破。她無意中舉起頭來，在對面衣櫥的玻璃中，看見她自己的紅透了的兩頰，羞怯的心情，使她低下頭去，起始翻看手中的書冊。

她狠不願意看第一篇『卓文君』，但似乎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誘力，

使她時時翻到卷首去。她幾次向房外看有沒有人來，雖則她確切地知道這時是沒有人到她這裏來的。遲疑了一回，她終於翻到第一篇的第一頁。

在半意識的狀態中，她模模糊糊地看下去，但她的心中還不能把看下去與不看下去的兩個相反的思想立刻消滅。她並未看清過什麼字句，只除了繼英的小像在紙上活躍。她不耐煩起來了，便一頁一頁順手翻過，一直到篇末。這樣的順手翻去，本是她無意的動作，並沒有什麼預定的目的或希望；但是在篇末，她忽然發見了一行字下有紅墨水劃的字句，她的心怦怦地跳動起來，好奇而又驚慌地細細讀下去：

『我們是新生了！永生之門開了！（向都亭奔去）』

『新生？永生之門？』她在問她自己，但是一瞬間又找不到什麼

答案。結果，她伏在桌上哭了。

她想：『要新生！要踏進永生之門！除非去死！』最後一句，她不覺咬緊牙關，恨恨地叫了出來。

在牀上，她的眼淚，沒有停流過；一半在哭她自己的命運，一半是在哭她和繼英的共同的命運。下一天天方明的時候，她一手撩起帳子，一眼看去，彷彿繼英的照像掛在對面壁上；但是仔細一看，掛在那裏的不是繼英的照相，却是她已死的丈夫的遺像。她失望極了，忙把撩着帳子的手縮了回來。她恨極了，想跑去把照像打個粉碎；但她坐不起來；她頭痛得太利害了。

★

★

★

★

★

『小寶寶，快些睡！睡了，明天好早些起來看新搬來的朋友！』

在暑假的一天晚上，母親要梅如上牀梅如不願意的時候，她面貼着又小又嫩的梅如的面頰，附着她的小耳，這樣輕輕地說。

「朋友？也是像寶寶一般大小麼？」梅如笑了，紅潤的小臉上，左右顯出了兩個笑渦。

「是的。就是搬在我們後面。」

「真的麼？媽！不許騙寶寶的！」

「媽媽愛你，那裏來騙你？——不過，小寶寶要早些睡纔好，睡得晚了，明天起身一定要遲，那麼你的小朋友便不喜歡你，不和你玩了！」

「爲什麼？」

「新搬來的哥哥姊姊都不喜遲起身的人，他們都睡也早，起身也

早。」

「那麼寶寶現在便睡！」

「乖寶寶！我們小寶寶真乖哩！」

「媽媽！……」梅如睡在牀上，還想問什麼。

「這可不乖了！小朋友明天便好見面，現在趕快睡罷！」

梅如纔一聲不響，漸漸睡去了。梅如沒有姊妹兄弟，愛好的同學也沒有，所以近來她小小的靈魂，似乎也感到一些孤獨的悲哀。今晚，她母親出意的告訴她有小朋友來了，她不覺感到無限興趣。第二天清晨梅如就起了身一口氣奔到後面去。

梅如的家，和現在新租出的一列屋，正是前後二進，中間有小門通着，可以直接走來走去。梅如就在那小門附近，悄悄的走來走去；

可是除了幾個陌生大人之外，並沒有什麼小朋友，她就奔回母親面前，責問母親騙人。聽了母親的慰語，她纔再走到小門那裏去。這樣的走來走去，一直到十點鐘模樣，纔看見來了一行人，裏面的確有兩個像她那麼大小的人。她看都沒有看清，就跳到她母親面前，報告所以看見的喜事。

晚飯之後，母親帶了梅如，去拜訪這新搬來的鄰家。走過小門之後，梅如拉着母親的衣角，羞得不敢走過去。聽得她母親在和一個婦人招呼講話了，梅如藏在母親的背後，在偷看對坐在桌旁正在看什麼的兄妹兩個——她日間所看見的兩個。正看得起勁的時候，只聽得她母親喚她說：

撲

『哦！梅如！怎麼這樣害羞！連人都不叫了！』她母親把她從身

後拖過來，「快快叫聲伯母！」

「……伯母！……」梅如窘得連臉兒都紅了，只得忸怩地這樣叫一聲。

「喔，小妹妹生得真好！今年幾歲了？」鄰家的伯母把梅如摟在懷裏愛撫一番，問說。

「九歲了！」母親代梅如回答，又指着坐在那邊桌旁正在呆看的兩個孩子問說：「那二位是——？」

「我真忘了。繼英，秀英，來，來叫聲伯母！」她又指着梅如說：「這位是梅妹。」

「真像雙生的呢，生得真惹人歡喜！」梅如的母親快活得什麼似的，一手握着繼英的手，一手牽着秀英，說。繼英比秀英要長一點，

壯健些。梅如還沒有兄弟，所以繼英更得梅如的母親的歡心。

『我沒有見過這樣生得聰明秀美的孩子！』梅如的母親放了秀英的手，把繼英抱在身上說：『嫂嫂真好福氣！』

『那裏的話！今年十歲了，還像六七歲的小孩那麼怕羞。』繼英的母親把臉貼着在她懷裏的梅如的左頰，狠溫和地說：『小妹妹好多了！我們兩個一個都及不上。』

兩個母親的臉上，都充滿了會心的微笑。她們只細細地把自己的子女和別人的比較，雖想找出一些較優或較劣的地方，但終於找不出來。

『梅如真好福氣，得到這樣兩個小朋友。』母親眼看着梅如笑說。梅如低着頭，臉上露出兩個淺淺的笑渦。

「繼英，秀英，和妹妹去玩，要好好兒的，得罪了妹妹，我不依的！」繼英的母親說了，在梅如的頰上吻了一下，放她下來。

梅如，繼英，和秀英起始又快樂又不好意思地走向一邊的桌子去的時候，繼英的母親含了得意的樣子對梅如的母親說：

「繼英脾氣最和平，雖有時有點怪樣；秀英太活一點。」

不到一刻工夫，他們三個新識的小朋友已在低聲談話了。秀英先搶着把繼英告訴她的故事，講給梅如聽，把桌上的兒童畫報翻畫給她看。繼英又把自己的汽車馬車等玩具，一件一件開給梅如玩，梅如感覺到這兩個新友的可親，雖母親幾次催她回家，她還要多玩一回。到分別的時候，繼英送一輛馬車給梅如，叫她帶回家裏去玩。

從這次認識之後，他們間的神潔的友誼，隨着時間的過去，一天

一天濃厚起來了。

★

★

★

★

★

是一個春天的午後，梅如和繼英並坐在後園的梧桐樹下，在整理纔摘來的野花。醉人的和風隨處吹着，充滿了青春的壯力的草木花卉，正在他們四邊爭麗賽艷，活躍的鳥雀在樹間狂歌着春之樂詩，輕飄的蝴蝶在雙雙飛着。把這四面的春之景色作了背景，益顯出他們兩個小人物的活潑可羨的樣子。他們正像那和風花草鳥雀蝴蝶一樣，充滿着青春，富有着生命力，無限的希望存在面前，說不出的快樂藏在心底。這至美的世界啊！

理了一回花，梅如揀一朵淡紅的，插在自己的小辮上，再把一朵紅白相間的送給繼英。繼英把花接了來，嗅了一嗅，捏在手裏；梅如

發

便笑着向他說：

「你也插起來！」

「插在那裏呢？我沒有辮子……」

「真笨！鈕扣上不好插麼？」梅如把繼英手裏的花奪了過來，代他插上。

「媽媽見了又要罵我了！」繼英看看鈕扣上的花，遲疑了一回，狠不高興地說：「前天媽媽看見你給我的花。罵我男人學女人！」

「那麼拿去就是了！」梅如顯然不歡喜了，把繼英鈕扣上的花朵奪下來，摔在地上。

「我不過說說罷了！」

「你說你的，我又沒有禁止你說話！」梅如把衣兜裏的花都摔在

地上，把身子旋了過去，背向着繼英。

繼英立刻窘了。他想跑過去求梅如不要發氣，但又不敢，怕她見了他會跑回家去。看見了散在地上的花朵，他便耐着心一朵朵拾起來，理齊之後，輕輕放在梅如左手邊的地上。他預料這樣一來，梅如一定可以回過頭來和他談話；但是他的預想完全錯了，梅如依舊不動，只管低頭弄着地上的草。他一時得不到辦法，只仰頭對着躲在屋脊上的梟鳥呆看。

梅如弄了一回草，覺得太無聊，把右手縮了回來，却看見身邊繼英理好的一束花，她便故意把花一朵朵拆散，嘴裏還嚷着：

『告訴伯母，告訴伯母去！看你又要……』

繼英還是一聲不響，梅如疑心他在哭了，便微微回過頭去看他，

以為假使他真的在哭，一定再要取笑他幾句。但當她回頭過去的時
候，只見他仰起頭在呆看，跟着他的視線向上一望，看見一隻梟鳥。

「是貓頭鷹哩！」梅如輕輕警告繼英。

「……………」

「是貓頭鷹！聽得麼？」

「……………」

「被他數清了眉毛要死的！」梅如說時，手搭在繼英肩上推了一
推，繼英沒有防着，倒在地上。

「推人家跌！」繼英臥在地上，紅着眼圈說。

「媽媽說的，被貓頭鷹數清了眉毛，立刻就死！」

「你告訴媽媽去罷，不要管我！」繼英的淚珠，終於滾了下來。

梅如的臉立刻紅了起來；她想一個人走開，但又不好意思。沈默了一回，她纔含羞說：

「還不坐起來！衣裳弄污了，又要被伯母罵了。」

這一句提醒了繼英，他便不願意而又不得不立了起來；梅如也立了起來，替繼英拂去背上的泥塵。

「啊喲！」梅如又像正經又像假裝地驚說：「這背上的是什麼髒東西，總拂不去！」她又故意把手指在繼英背上抓了幾抓。

「不要騙我了！」繼英皺着眉頭，可憐地向梅如看了一眼。

「誰騙你！」梅如竭力抑止了笑，板着面兒說：「你不信，脫下衣來看！」

庚

繼英一邊解紐子，一邊憤憤地說：

嘆

「媽媽又要罵我了，都是你……！」

「又是我……」梅如沒有說完，但禁不住笑了出來。

「哼！又騙我！看你逃到那裏去！」

看看繼英的紐子都要扣上了，梅如便一邊笑，一邊逃往樹後去。

「一定也要你跌一下！」繼英嚷着追過來，但梅如已笑倒在樹邊了。

「我自己跌！讓我自己跌！英哥！英哥！饒了我罷！」梅如笑着討饒。

「不行！不行！」

他們都倒在地上，格格的笑聲，直從他們的心底裏狂放出來。這樣繼續了一刻，梅如止了笑，說：

(21)

『好了！好了！再鬧我可答應了！』

『你再發惱罷！事情沒有這樣容易下肩！』繼英跪在地上，兩手按住梅如，不給她起來，一面氣喘喘地這樣說。

『衣裳弄污了！』

不管，我不管！——你叫我十聲，我纔放你！』

『英哥！英哥！……』

『不，不，要好聽一點的！』

『好英哥！好英哥！好英哥！……』

繼英纔放了手，梅如立起來把衣服整一下，又把辮子放到胸前用手梳了一回。

『這鳥兒真有趣！』繼英聽了對面樹上飛來的鳥鳴聲，便這樣

說，一面在地上揀了一塊磚兒，向樹上拋去。磚兒落地的聲音把唱着哥兒的白頭翁驚飛了。

梅如的面前飛過。一隻花蝴蝶，梅如忙舉手去拍牠，被牠往下一沈，避去她的手，飛前去了；梅如忙追過去，繼英也跟在後面。被他們趕了一回，蝴蝶飛得漸漸高了，終於使他們連手都搭不着。呆看了一刻，他們手牽着手，唱起哥來：

「飛！飛！飛！蝶兒飛！蝶兒飛！」

「……………」

「哥哥！梅妹！」

園門外秀英尖銳的叫聲傳了過來，他們立刻停止歌唱，梅如拉了繼英的手，拖着他跑到一邊，蹲下去躲在花叢背後。

五年後的一冬天的清晨，繼英挾着書包，擔着心走到那通梅如家的小門的時候，果然不出他神經過敏的預料，梅如——連梅如的影子都不見！

他特地跑進小門去窺望一回，但依舊看不到什麼人。

「不要今天起來得太早吧？」

他故意寬慰自己這樣想了一下，便裝着忘了一件東西，跑回家裏。看看房裏的鐘，已經七點半了，並沒有和平日去校時有什麼遲早，他只得低着頭失望地跑了出來。跑到小門相近的地方，他有意把頭更低下些，心裏在希望和平日一樣聽到一聲「英哥！媽媽沒有起來，一同喫早飯去。」可是今天他真的失望了，小門雖已走過，還聽

不到那句溫和親愛聽慣了的話。他有點不信這是事實，不禁又舉起頭來向小門望了一回。

他低着頭一個人在路上跑，整個心兒浸入回憶的深淵中去了。

近來因為繼英家的女僕回家去了，繼英的母親身體又不太爽快，繼英總是天天要八點鐘以前進校，所以天天喫不着早飯。第三天——在繼英沒有早飯喫的第三天，放學之後，在梅如的書房裏閒談的時候，繼英說起這幾天沒有早飯喫，天氣又冷，肚子空着，很是難過。梅如聽了，便輕輕對他說：

『到我們家裏來喫好了！媽媽早上起身很晚，不見面的；也不要給伯母知道。』

『我到校早，怕你那時還沒有起來。』

「你不知道我天天起身很早，喫早飯又是第一個，雖則我和秀英姊上學校去的時候很晚。」

「……………」

「遲疑什麼！媽媽曉得也不要緊，只要不給伯母知道就是了。」

下一天早上，繼英挾着書包走到將近小門的時候，梅如已候在那裏，見了他便迎上來，輕輕地說：

「英哥！媽媽沒有起來，一同喫早飯去！」

繼英還有點不好意思，但終於給梅如拖了過去。

梅如家的菜要比繼英家的好幾倍，但這不是使繼英多喫一碗飯的主要原因。他覺得和梅如面對面坐着一同喫，似乎有只想喫下去不想停止的樣子。

「和你面對面坐着喫，真幸福！」有一次在喫早飯時候，繼英看見女僕跑到廚房裏去了，便這樣對梅如說：

「好！好！你這樣……」梅如臉紅極了，只這樣說一聲。

以後梅如便坐在他側面，不好意思再和他面對面坐着喫了。但他並不覺得異樣，她總在他的身邊——而且更近了一點。……

回想到這裏，他更覺苦悶難堪。冬日的晨風拂上他身來，他頓時覺得冷了起來。他今天走得特別的慢，心中不住地在想他有什麼得罪梅如的地方沒有；但他找尋的結果，還是得到一個「沒有」。他狐疑起來了。

「昨天放學以後，我沒有去看她，她也不來找我，我早知道她又發惱了！果然我沒有料錯！——但是千不該萬不該我沒有忍了頭痛

去找她！」

他一時又恨起自己來。

「要是我不去找她，她纔發惱了吧？——一定是了！一定是了！」

他像發見了什麼真理似的，由衷地快樂起來。

「但是不對，不對！平時我不去找她，一定她來找我的！」

他更覺惘然了。他想跑回去找梅如問明一聲，但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學校的大門已在眼前了，他又不自己地跑了進去。

似乎失却了一件什麼重要的東西，他在教室裏總不能和平日一樣靜心聽講。在高小三年級裏，他的英文程度最好，但今天他讀完一節英文的時候，教師却皺了眉頭說：

「今天爲什麼這樣心不在焉！亂讀一回！」

庚

「在想他的 Queen 哩！」他隱隱聽得有人在他背後這樣說；接着一陣笑聲，在教室中的空氣裏波蕩。他羞得幾乎哭了出來。

像過了幾年似的，他完了這天的功課，雜在同學的隊裏，擁出了校門。

跑到家裏，他看見秀英已歸，便悄悄的走了出來；在小門口躊躇一回，終於踱了過去。他不能禁止他心頭的撲撲跳動。

全屋裏一些聲息沒有；梅如一人獨坐在走廊中的橙上在結絨繩。

「在結什麼？」繼英勉強說了一句。他不敢向梅如多望，只看着院子裏在樹上寂寞地跳躍着的幾隻麻雀。

梅如聽了繼英的話，慢慢的舉起頭來望他一眼，臉兒便紅了起來，低下頭去看着手中的絨繩，輕輕答了一句「手套！」

「……替我結一雙，好麼？這幾天手凍得利害。」他覺得梅如並沒有和他發惱，心中寬了些，鼓着勇氣這樣說，眼望着東面圍牆上的一角夕陽。

「你叫秀英去結！」她臉兒更紅了。

「……………」

「秀英真討厭！」

「哦？……」他轉過身來，面對着她。

「她說了許多討厭的謊話。」她舉起紅了的臉，向他迅速地看了一眼。

「她說什麼我替你結手套……」她原想不告訴他，但又不自覺地說了出來，「現在連男學堂裏的學生都知道了，說什麼Queen's K——」

『在想他的 Queen 哩！』那句話又在他耳邊響着，他覺得狼不不好意思似的，但把眼兒呆呆的注視着手中很忙的她。

沈默一回，她無意中舉起頭來，兩人的視線成了一直；他們的臉都紅得像夏日的晚霞。她的頭又低了下去，他也轉過去望着牆上將去的一綫殘陽。

不斷的沈默繼續着。一種神秘而又聖潔的覺感，來到他們心中。

隔了一回，繼英纔自言自語地說：

『天晚了，明天再結罷。伯母，伯母那裏去了？』

『舅舅家去了，』她停止結絨繩，立起身來說：『要吃了晚飯纔回來。』

『今天爸爸又在鄒家吃飯，我只有一個人吃。』停了一回，她望

着天空，又說。

『我們那裏去吃罷。』

『不，不要。』

『你以後不再到我們那裏去了麼？昨天一天沒有去！』

『不是這樣！秀英又要造謠了！』她的臉上不覺又加上兩片桃雲，

『你在我們這裏吃罷？』

『不是一樣要給秀英知道麼？』

『不要給她知道的！』她說了之後，兩個笑渦在她嫩紅的臉上活躍，她覺得這句話說得太可笑了。

晚陽的弱光，漸漸給黑暗趕走。在暮色蒼茫中，他們微笑地對立
在走廊裏。他們的心中，覺到無上的滿足。無窮的希望，像星星似的

在他們面前照耀。

★

★

★

★

又隔了四五年一個冬夜。

叫茶房開了房門，拈亮了電燈，繼英和梅如先後進了房。雪白的電燈光，射到淡綠色的板壁上，反映出一種不太明亮也不太黝黯的適度的光來。兩隻狼整潔的銅牀，靜靜地斜對着呆立在那裏。

把手中的零散包子向桌上一拋，脫下了手套，繼英坐在沙發上，梅如斜依在牀上疊起的被上。

「疲乏了麼？」他問她。

「沒有什麼。」她輕輕地回答；她的心中，先後起了兩個思想：一個是怨他；一個是可憐他和自己。

「他真不懷好意！約我同時回家，又騙我趕不上火車，引我到旅館裏來！」她這樣怨他。但當她想起自己明春便要出嫁，此後不知還能和他會面暢談與否，她又不得不把怨他的心思丟了，一面可憐他，一面可憐自己起來。她舉起絕望的眼光，向他投視一眼。他儘管望着電燈發默。本來和平澄清的空氣中，慢慢地加入了一些悶沈壓迫絕望灰枯的成分。

靜默了一回，他說：

「吃一點西點罷。」他要立起來的樣子。

「不餓，吃不下。」她淡淡回答。他恢復了原來的坐勢。

「沒有什麼事做，真無聊。」

「問你哩！你騙我來的！」

「你又不是三歲小孩子！」

他們又沈默了。各人的心中都有許多話想說，但又沒有勇氣說出口。

後來，繼英慢慢走出了房，小便去。當他踱回房來的時候，梅如已下帳睡了。

「怎麼這樣早便睡了？」

「誰說早！已經十一點鐘了！」她從帳裏喚出來：「你也睡罷，明天還要起早哩。」

「睡了，睡了。」他說了之後，深深歎了一口氣。

鋪好了被，他並不上牀。只呆立在燈前。他向梅如的牀，望了幾望，情感的熱潮，起始在他腦海中起伏。心跳的聲音，自己可以聽得

出來。他舉起腳來走動。他本想跑過去撩起她的帳來，但當他走到她的牀前，他又不自覺地順着腳踱過去。這樣踱來踱去繼續了好久，連他的臉兒都整個的紅了起來。他終於鼓足勇氣，在她的牀前立定了，撩開了她的帳。

他看見了回過來的她含淚的眼，立刻呆住了。先時那種感覺，被她的淚珠淹淨；他只覺得一道淒涼味兒，直入心肺。半嚮，他坐在她牀沿上，說：

「爲什麼哭了？」

「……………」她眼望着帳頂，掛在眼邊的兩粒淚珠，在微微發光。

他們都呆出了一回神。

「梅如！……………」

「哦！——你走開，走開！……」

「……」

「……」

「我今天對你說了罷！」熱淚從他眼眶裏滾了出來，「以後不知道我們還有談話的機會沒有，趁着今天把我真實的心給你看罷！我們自小一同長大起來，我愛你的誠心，沒有變過一天！但是現在……」
他哭倒在被上。

「我的心，諒你也知道的；……我不能做你的終身伴侶，是我的薄命！……」她嗚咽得說不下去了。

「……」

「……」

「我們的力量太薄弱了！」

「教我從那裏奮鬥起呢？媽媽那麼愛我，那裏可以再去使她爲我而傷心？」地，你是知道的，是有名的禮教森嚴之地！」

「只怪我沒有錢！沒有錢！不能比鄒家富有！……啊啊，我們貧人弱者的愛，是不能結合的！」

「……………」

他的淚點一點點滴入她的胸中；她的抑止不下的咽聲，一聲聲刺着他的心。……………

她縮回了被握住的手，斷斷續續地說：

「去……去睡罷……哭也……沒有……用的！」

「唉！……如今皇位被奪，*King*是做不成的了！」他走過去坐在

自己的牀沿上嘆息着。

『是我負了你！你忘却了我罷！譬如沒有和我認識！』

『我心只有一個，這僅有的一個已給了你，再不能容別人的了！』

『快不要這樣罷！……』

隔了很久之後，她掩起帳子，見他解了外衣的紐子，依舊呆坐在牀沿上。

『睡罷！留心凍出病來！』

她這樣哀求着他，同時室外起了一陣寒風，吹在窗上，發出了一些零散的細聲。

(39)

(下)

時間的輪圍不住地向前轉着，不幸者的脆弱的心中，有時也會感到春意，有一種栩栩欲活的樣子，但結果，還是增加一些苦悶罷了。

一天冬日的午後，L地張家的一間客室裏，有三個二十多歲的少年男女，坐在那裏斷斷續續地談着。多年未面的繼英梅如和秀英，今天又在一起了。

昨天傍晚，梅如在房裏逗着貓玩的時候，僕婦送進一封信來。她接在手裏見了「秀英」兩字，便慌着拆了開來，看下去：

「梅如妹：

我們以事來L地，現寓南柵張表兄家，望你於明日來此一敘，至盼！至盼！」

只讀到這裏，她便停止了。她本已麻木的感覺，特然回復了它的

敏銳。一個作客他鄉的孤獨者，平日做慣了機械工作，一天到晚只在麻木中過去，很少自省的機會；但碰到了失眠的午夜，一遇着得意的人們，特然的發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灰枯絕望，一無所有，生不如死的地位，他所感到的這種不得不自認的意外——其實並不是意外，只他自己已久不覺到了——的不幸，會使他哀傷不已。她現在所感到的，正是這一種悲哀。

『繼英一同來的吧？』她看了看信上『我們』兩字，覺得她這個疑問證實了。

一個容光煥發使人見了要寒顫的西裝少年，攬着一位比梅如要艷麗百倍的不知名的少女的手，並着頭，立在面前——這一幅使她羨妒的幻畫，在她眼前展了開來。

『還是這樣的好！我是不值得人家繫戀的！』她這樣想着，眼淚一點點滴在面頰上。

痴痴地出了一回神，拭去了一些眼淚，她再把秀英的信看下去：

『別來僅幾載，家中變故已歷不少，現在一時說不清楚，明天見面細談罷。請你一定來，不要使我們失望！』

秀英· 即日·

『家中變故已歷不少』那句話，最使她傷心。她又在流淚了；一半是在哭她自己，一半是爲了繼英家的變故。

雖因爲夜間失了眠，今天精神不好，她還是狠早起來，辭別了公婆，說到母親那裏去小住幾天。在母親處吃了午飯，她便到張家去訪問這多年未面的昔時良伴。

慢慢的，愈走愈慢的走進了張家的門，她自己都不知道，心中所起的，是悲思還是歡情。等到走過院子的時候，東廂房裏跳出了一個衣服樸素的二十二三歲的少女，牽住梅如的手，口裏不停地嚷着：

「梅妹，我說你一定來哩！啊，幾年不見，幾乎不認識了！」

「是秀英姊？」

在最初的一刹那，梅如也曾感到快樂，想像秀英那麼跳躍地，但不知爲什麼總是做不出來。同時一縷哀絲又繞住了她的心。她那麼說了一聲之後，儘在向那正在走過來的繼英呆看。

「我預料錯了。」她私下歎着。的確，繼英非但沒有像她所想像那麼容光煥發，也不是以前的他了。沒有血色的他的臉，狠可憐似的，向後蓬着的長髮，似乎是他失意的暗示；望上去，一身沈寂的樣子。

(44)

『依舊狠可親似的！』她這樣想着，向他點了點頭，把微紅的臉對着秀英。

『我們到客堂裏去坐罷。』

秀英說了，引着梅如向西邊的廂房走去。繼英跟在她們後面，低着頭在沈思。已過少女時代的梅如——已度了幾年婦孺生活的梅如，她的蒼白的臉，沈靜中帶有活潑的眼，瘦削的生材，使他——心理有些變態的他，覺得比以前還要可愛，起一種濃烈的同情心。過去的事，又在他腦裏來回，他心中煩惱起來，悔不該沒有阻止秀英寫信給她。最後，他還覺得有對不住她的地方，不得不趁這機會，向她懺悔。

『我們已經足足幾年沒有會面了？』坐定之後，秀英感慨地說。

『怕有四年了吧？』梅如低着頭說，手弄着手帕。

『四年了！』坐在窗口的繼英歎着。

他們都低着頭在沈思，誰也不敢向誰望一望。沈寂了一回，梅如舉起頭來問說：

『伯父伯母近來可好？』

『不要說起！』秀英的眼圈立刻紅了起來：『都過世了！』

『啊！』梅如吃了一驚，抱怨說：『伯母最寵我，……你們連信都不給我一個！』她把手帕拿上眼邊去了。

『……………』

他們的眼中，吊滿了淚珠。隔了一回，秀英說：

『我們搬到W地之後不到一年，爸爸便死；前年春天媽媽又跟了去。幸得爸爸的好朋友穆伯伯幫助我們，我得了個教書位置，哥哥

也在大學畢了業。我們現在到此地來接洽買地葬爸爸們的事。」

「我想你們總過了幾年幸福生活，那知也和我……」梅如竭力想忍住了哭，但眼淚還不住地吊下來。

「那裏有什麼幸福！」繼英歎說：「幸福與我們是沒有緣的！我們的幸福時代早已過了，永遠過了！」

秀英覺得他們這次叙會，應該快樂一點，不當這樣鬱鬱寡歡；她想了一想，便勉強笑對梅如說：

「我們小時候多麼有趣！那一天你和哥哥在後園裏玩，聽得我來了，便躲在花叢裏，等我走近，跳出來嚇了我一跳！哥哥總是和你耍好的，第一夜碰着，便送了你一輛馬車，那時我心裏老實捨不得，和哥哥鬧了幾天，還給媽媽罵了三四次！」

梅如聽了，紅了的臉上含了笑——含了一種無可奈何的苦笑。羞怯和悲哀，占領了她的心地。她處女時代的那種特有的熱情，在燃燒起來了。繼英只呆呆的望着梅如，說不出話來。

「秀英姊，你的脾氣老是這樣不改的！」

「終日憂鬱有什麼用，樂得尋尋快活！」

繼英在身上找了一回捲煙，找不到，便立起來跑到裏面一間屋裏去拿。在擦火柴的時候，他隱隱聽得外面秀英和梅如的談話：

「你看哥哥怎麼樣？變了麼？」

「完全換了一個人！」

「他連話都不大說了。——有時還要哭哩！他忘不了你！」

「……………」

他跑出來，吸了幾口煙，見大家不說話，便隨口問說：

「L地近來開通些了吧？」

「不見得；依舊那樣！」

「女人穿旗袍的不是狠多了麼？」秀英插了一句。

「那是外面的開通，腦子還是幾年前那麼迂腐。」

「這樣閒談了幾句，各人的態度漸漸自然起來，那種無形的壓迫，完全消失了。」

「我們帶來一點點心，我去拿出來大家嘗嘗。」

「吃不下哩。」

「真真一點，用不着客氣。」秀英離開了客堂，室內立刻靜寂起來。

「伯父伯母那麼愛我們，我們總要努力一點，纔不負他們老人家的一番苦心。……」梅如遲疑一回，終於忸怩地說。

「努力不出什麼來了；總不過是一個活屍！」他說了，歎一口氣。

「不要這樣短氣！——現在什麼地方做事？」

「也沒有什麼意思，做做機械的工作。」

「……………」

「你在家裏做些什麼呢？」

「沒有什麼事做，一天到晚閒着。我想到本地小學校裏去教書，

但他們不允許我，還說了許多難聽的壞話。他們簡直叫我坐着等死！」

「媽媽聽得鄒家的那個死了，替你急得了不得。」

「他死不死原沒有什麼分別。」她拭淚說：「伯母愛我，我到死都

不會忘記的！」

沈默了一回，他顫聲說：

「我真覺得對你不起……………」

「什麼事？」她忙問。

「我真不該受了一時情感的衝動，」他終於把久已想向她懺悔的話，說了出來：「寄了一本書給你。」

她低了一回頭，三年前的那天晚上的情景，像電影般在她面前開映起來，她只紅着臉安慰他說：

「有什麼對不起？我在家沒有書籍雜誌看，你寄來，我當然歡喜的。」

「梅……如……………」

(51)

「真羞煞了！」秀英空着手一路高聲喊進來說，打斷了繼英的話：「尋來尋去尋不到，問了表嫂，纔知道被阿春們吃完了！」

「你看，秀英氣量還是那麼小，許了人家一點點心，想想捨不得，又不拿出來了！」梅如眼看着繼英笑說。繼英不覺也笑了起來。

「那是什麼話！我又不是哥哥送你馬車那時的年紀小了！」

「說說笑話，」繼英向秀英說：「你又當真了！」

秀英微笑着對繼英梅如望了幾眼……

梅如亂去的時候，秀英和繼英再三要她明天再來。

「我們這次分別了，不知要幾時再會面呢！」繼英立在後面，狠可憐似的這樣對梅如說。

★

★

★

★

一處處高起的墳墓，躺在平靜的田野中，雖使人見了會覺到不快，但牠們的確把這單調的平原，點綴出有高有下的美觀來。無數的阡陌，規劃出一塊一塊的田地。那田地之中，有些是黃色的泥土，有些是青綠的菜荳。幾個農人，像疏星似的散佈在遠處田中，彎了腰，不知在種些什麼。對面的田的盡處，一條高陌的外面，是一個圓圓的湖；這是L地有名的鏡湖。

繼英和梅如在一條大田陌上慢慢走着。那大田陌的起點是在南柵張家的後門外，一頭直通到鏡湖邊上。

冬日的微風，輕輕吹着；午飯纔過時的陽光，曬在他們身上，暖
和和地。

「二十都快要到了，秀英還不回來！」梅如回頭過來，問後面的繼

英。

「讓她去罷，她一來，我們又要別了。」

「你真自私！那麼你不希望她回來了麼？」她面上現出了兩個笑渦。

「也不是這樣講！我覺得總要和你多在一處幾天纔好。」

「媽媽已經催我回鄒家去了。」

「無論如何請你等我走了再回去罷。」

這樣問答了幾句，他們又沈默了。在近處的農人，看見了他們都停了手中的工作，向他們放出驚異的眼光。

他們在鏡湖邊頭的陌上，面湖並坐着。微皺的湖面上，有幾隻航船漁舟來來去去。從漁舟中遠遠傳來的一聲聲弛緩的捋魚聲，在晴空

中飛蕩。照在水中的天影，似乎在那裏微笑。

『今天的景緻真不錯！』他笑說。

『天色也比前幾天好！』

向四面探望一回景色，他從衣袋裏拿出捲煙匣來。

『又要吸煙了！』她見了他的煙匣，嗔他說：『你以前不吸的，現在變得一刻都離不開煙；真討厭！』

他順手把煙匣拋下水去。說：

『你不要我吸，不吸便了。爲了你，我無論什麼都願意犧牲。莫說這區區一點煙了！』

『我說了一聲，聽不聽由你，你却又說出這種下作話來了！』

『是真話呢！』他說了，便倒下去，躺在她懷裏。

「我們那夜在旅館裏，何等的規矩！你現在爲什麼常常做出這種樣子來？」

「你不許我麼？」他吻着她的手，頑皮地問。

停了一刻，她顫聲說：

「繼英，我眞的一片痴心對你，你不要忘我纔好！我以後的日子是過不下去的了；……」她的淚點一點點落在他的面上。

「我爲你，情願抱獨身主義；你死，我也去死！」

「不是這樣講……」她不自己的把頭低下去，貼上他的。

一分鐘後她舉起頭來，無意中向背後一望，看見遠遠有幾個穿長衣的人在那裏走動。

「坐起來！後面有人來呢！」她縮回給他握住的手，催他起來。

「你爲什麼這樣胆小？」他終於坐了起來，向後面望了一望。

「繼英，你一點不原諒我，我現在的身體還是自由的麼？給他們知道了，我還活得下去麼？」淚珠又掛在她的頰上。

「在現在的社會上，滿地都是荊棘，四面都是壓迫，使我們這班弱者，寸步難行，連氣都喘不過來！啊啊，我們要活，我們不得不先把這種荊棘壓迫去除無餘！但是我們的力量太薄弱了！太薄弱了！」

她只把淚眼呆望着他。隔了一回，他又非常興奮地說：

「在現在——舊禮教尙未滅跡的現在，無論什麼都是貴族專利的現在，我們這班弱者的愛，無論如何不會結合的！我們的永生之門，是在死國之內！我們只有去死！死是我們永久之安息！死神是我們的最後安慰者——*Life is a little while, and love is long*, 前人早已說

過。我們捨了這一剎那的生命，去殉我們那不死的愛情，無論如何是值得幹的勾當！我們只有去死！梅如，我們要永生，只有一同……」

梅如忍住了絲下的熱淚，把手按住他的嘴，不許他說下去，一面安慰他說：

「我們會面沒有幾天，分別又即在面前，我們要快快樂樂纔好，不應該說這種話。算我說錯了話，我現在任你如何罷！我是你的！」

她把手伸過去緊握着他的。

「我們這次會面，使我感到了無上的快慰，雖然這種快慰是悲哀的。梅如，我感激你，感激你到說不出的地步。」愛情是不死的「那句話，益使我深信不疑了。」他們的手握得更緊些。

一時的靜默，被遠遠傳來的一陣捍魚聲，輕輕打破。

「我爲什麼生在這臭不可聞的紳士之家？爲什麼不能養在這逍遙自在的漁家呢？」她狠感慨地說。

「那只好去問命運之神！我們註定的命運是這樣！」

「不覺又說到傷感的話上去了，我們真不能像小時那麼快樂了麼？我不能信的！」停了一刻，她又說：

「以後不許再說那種傷感的話！人生是現在一刻的連續，只要現在滿足，人生的意義便盡於此！讓我們來享樂這不可錯過的美麗的現在罷！」

他的心又熱了起來，一秒鐘後，他的右手擱在她的肩頭上……一塊浮雲把太陽遮住，地上的陽光頓時消滅。L地鏡湖的水中，映出了消滅不去的他們互抱着影子。

到如此樣子，我從來沒有見過！」

「我們唐家幾代以來，嫁出去的姑娘，不知多少了，單單出了這一個賊貨！偏偏又輪到我的身上！」坐着的男子頓足哭說：「啊，前世不知作了什麼孽，家運壞到這個地步！」

「現在這種話也不必去說牠！總之：我把人退回你們，屍體歸你們去料理！我們親戚的關係，從今天起斷絕了！」那個男子立着說完之後，頭也不回的走出去了。

室外的雨聲，打進沈寂的屋裏來。

「都是你一個人不好！」沈默了一回，坐着的男子立起來，指着正在哭的女人說：「兩夜沒有回家，還騙我回鄰家去了！我不曉得你我什麼心思！」

「幾天前我曾催過她幾次，昨天她回來，給我罵了一頓，我想她總……」

「還在做夢！前夜她不回來，爲什麼不告訴我！」
那女人哭出聲來了。

「以前讀書也是你整着她弄成功的！」那男子走近女人一步說：「開棧房的事忘記了！幸得我把他們趕搬了出去，纔沒有弄出事來。現在這事，請問你，怎麼辦啊！」

「事情已經這樣，人已死了，只得去……」

「胡說！」男子像霹靂似的喊斷女人的話說：「你不聽見說死了還和那光棍合抱着的麼？叫我有什麼面目跑出去見人！」

「……」女人哭得更利害了。

「我唐氏三代以來清白的家聲，給你們這班不肖掃地了！屍體我無論如何我不去收殮的了，讓他在湖灘上給萬人看去！」

「現在把我弄死都嫌遲了！」女人也動了怒，說：「問你自己哩！都是你銅錢迷了心，把自己的女兒送給鄒家！早點聽了我，給了……」

「放屁！還要提起那光棍！」

這一句喊得那女人不敢再開口，坐在那裏嗚咽着哭。室外的雨聲，特然的大了起來。

世界上似乎失却了光明，雖是傍午的時候了，天色還昏黯得像午夜一般。

厄運之淚

(二)

是一個秋天的傍晚時分

(1)
S. 埠中部Y里裏東邊的一個廚房上面，一間小小的房裏，有一個
年僅十八的青年S，睡在一隻狹小的舖上。

(2)

室內的陳列，很是簡單。東面靠窗的那隻舖的對面，南首的門的旁邊，靠牆擺着一張桌子。桌上亂置書本數冊；桌旁是兩隻橙子。舖的右面，有一隻箱子，着地擺着；箱上擺的是面盆嗽口杯之類的東西。室外去門二步之遙，有一步鐵梯；由此，可以走上曬台。

太陽漸漸地移下地平線去了，黑暗慢慢地包住全世界的一切；不一時，月兒也出現於天空了。

S 依舊睡着。他的房間裡，假使沒有那從窗穴裏射進來的一些月光，早已黑暗了。

月兒漸漸高了；疏星點點，勻布空間；她們所擺布出來的，是人們所不能認識的奇字。

S 醒了；他舉手搓了搓雙眼，狠不自然地坐了起來。

他看見了洒在地板上的水也似的月光，心中覺得清快了些。雖則晚飯未吃，腹中也不覺餓。懶懶地立了起來，他口中、知不覺念着兩句唐詩：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啊！好詩好詩！」他繼續說着；一邊就步出門外，上了鐵梯，到曬台去。

當他步出門外，上了鐵梯的時候，口中輕輕地反覆念着那兩句唐詩。

登上曬台，他覺得尤其清快，好像在夏日長途跋涉以後，忽然喝了一杯冰水似的清快。光照四處的星和月，彷彿是他的親人，使他忙却二個多月前的升學的幻夢，和這幾天來時在他腦中的被干戈隔絕的

(3)

(4)

他L鎮的老母。

他的歡喜的時分，從來只有一剎那的！當他想起先前他念過的那首詩的後二句的時候，他不得不把剛纔所得到的清快之感，頓時消失了。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他重覆念了一遍。

萬千哀感，起伏在他弱小的心中。他想：爲了升學的妄想而所受的痛苦，也不謂少了，還要使他老母，身處危境；老天亦太酷了！故鄉的一切，雖不足使他有些微留戀，可是有老母在那裏的故鄉，不得不使他心戀意戀的。

他想到他老母無錢逃難，坐待危險的時候，恐懼之心使他不得不哭了——哀哀地哭他的厄運之層至！

天上的星和月，好像不願看他哀號的樣子，匆匆地蒙上了一層薄的雲幕。

(三)

以借款作學費的S，是在今年的暑假，畢業於S埠的M商業中學的。

一無所有的家境，使他不能有一些升學的妄想。平日素以命運萬能為唯一慰語的S這弱者，早已決定——他家境使他不得不如此決定——畢業了覓一個位置，以自給奉母。

(5)

在畢業考試前一個月的時候，同學們都很快樂似的談着他們畢業後如何如何的當兒，他每不聲不響地低着頭，很快的跑還臥室，倒在

(6)

牀上哭——他的渺茫不可捉摸的前途，使他不得不倒在牀上哭！哭得似乎暢快了！他就自言自語說：

「啊啊！哭！哭！哭些什麼！哭到氣絕身亡，也是無益的！命運之神的心狠是凶虐，就把眼淚的全部都哭完了，也哭不轉他的硬暴的心腸！算了罷！聽他如何來擺佈我吧！總不致……」

這樣的說了之後，他這次的哭，總算暫時告了個結束。

那時，他只知哭他自己的命運不濟，升學等等於他過分的妄想，從沒有到過他的腦海之中。

(三)

使他弱小的心之海中頓起風浪，起始妄想升學的時候，是在那畢業名次發榜的那天晚上。

(7)

是一個不熱微涼的初夏的晚上，潔白微弱的半圓形的月的光輝，狠平勻的洒在宿舍前的草地上。S和平日一樣，一個人獨坐在自己臥房的窗外，宿舍樓上的廊中。當他在半借房內由開着的窗穴中照出來的燈光，半借廊外射入的月光，細味蔦蘿集的時候，他的四年來唯一的親愛的朋友V來了。

嫩白光滑的可愛的V的面上，今晚上又加了好些微笑的痕跡，使人一望就可曉得他是爲某種可喜的事情而來的。

V的進房來的響快的足音，使S的注視書上的目光，移向門口。S看見進來的是V，就開口問說：

『V！你在那兒？沒有出去過麼！』

『是，沒有出去過。我在那裏看榜——看我們畢業名次的榜。哈

(8)

哈，我是特來賀你的，S！」V走了進來，倚在窗欄上，很快地說着，含了不少的樂意：「你是第一！你是我們全級六十三人中的第一！哈哈，該賀！該賀！」

「有什麼希罕！唉！……」S只這樣的嘆了一聲。

「S！你畢業了究竟如何？現在他們——同房者——又都出去了，你總可以同我講講了！」V隨手拿了一隻橙子，跳過了窗欄，坐在S的對面，一面收了笑容，這樣懇求着問。

「啊，哪有不可說的道理？不過說了，徒增不歡罷了！」S狠感慨地說：「沒有錢，只有做事！只有做事！啊！……」

「升學與做事！本無大別的；升學固好，做事也不足悲。不過像我們這樣十七八歲的中學畢業生，年齡學識俱幼，似乎不是做事的時

期。並且像你這樣不升學，終覺得社會上埋沒了一個人才。S！你道對麼！」

「……………」

「你不是有一個狠闊的親戚在P地麼？你家裏既沒有錢，不妨寫信去和你親戚商量。……求學本不在學位，多讀幾年也好，不能多讀，一年半也好；反正多讀一天書，可以長一天的學識的。S！你還是這樣去設法設法罷！」V狠誠摯地說了，在候S的答覆。

S聽了V這一段親密的談話，他心中很是感激，不知怎麼纔可以表示出他的謝意，他只說了一句「V！謝你的誠意！我當好自設法！」

月兒高掛天中，星星爭燦空間；那洒滿草地房屋上的光輝，使人看了，心中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清快之感。S在V去了之後，還呆呆

的獨坐廊中，舉頭仰視太空，心中不住地在想他似明似暗的前途。他的雙目儘管在那裏注視天空，但不知爲什麼今夜的亮月明星，一些也不能發生影響在他的腦裏，他的目前，只是白濛濛地。

同室的同學都回來了；熄燈的鐘聲已經敲過了；S只得也機械地上了牀。日間的疲乏征服了他，使他漸漸的失却思想，入於朦朧。他在朦朧入睡的當兒，他彷彿夢見他的親戚，和言悅色地答應了他的請求。

(四)

光陰的過去是如此如此的快的，S的淚汗交流的暑假，不覺將成過去了。

過去的一月半中，S差不多天天在烈日之下，東西的奔走着，在籌他這半年的學費。但是，——上帝應該憐他！——他的勞力的結果，除了爲烈日曬出來的過量的汗，和他們母子二人爲他們不幸的前途而流的眼淚之外，試問還有些什麼？

P地的他的親戚的回信早已來了；假使這封信是使他滿意的，那麼他也不必這樣的東奔西走了。

L鎮——他的故鄉——上的他的許多親戚，差不多都已商量過了；可是商量後的結果，還是等於沒有商量。

是一個炎熱的夏日的飯後。S坐在他的書室中，呆呆地想他這一個半月來的奔走的成績，失望懊惱之餘，他不得不隨哭隨嘆，喃喃自語說：

(II)

「……啊！人們是勢利的，我現在飽嘗其味了！……卑鄙如狗的人們啊！平日面上親密，到了必要的時候反而一些也不肯互助的人們啊！你們值得稱爲萬物之靈麼？這是一樁怎麼可恥的事啊！……」

這樣的詛咒一回，他又沈默了。

他舉手拭了拭鼻額上的汗珠以後，他起身，慢慢地踱來踱去，在這狼小的書室之內。伴了這徐步地板上的聲音，他的腦中在想：那時真不該聽了V的說話而起這樣過分的妄想！又不該貿然去應T大學的入學試驗！現在總算考取了，而且又攷了個第一；棄之可惜，不棄呢，學費無着；真不知如何是好！……

「啊！」他忽然止了步，像記起了什麼，狠響的喊了出來；失望的面上，頓時露了些生氣。

「啊！大哥還沒有回信來哩！」他繼續着說，「也許他可以設法！雖則他自己沒有錢，他總有朋友的。大約他總可以設法罷？」

「我這僅有的一綫希望啊！」他反覆地念了又念。

(五)

妄想只是妄想罷了！事實還是事實；厄運還是厄運！

大哥難以籌款的回信來了之後，S知道沒有升學希望了，不得不痛哭一場，帶了由母親的衣服典押得來的十數塊銀餅，一個人到S埠去尋事。

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幸運，他到了S埠沒有二星期，就自薦到A公司去充一個簿記員。

(14)

他就在A公司附近的Y里裏，租了一間在廚房上面的小小房子，作了他的寓所。

當他機械地工作了將近一個月的時候，K省和C省，忽然開始戰爭了。據連日各報記載，說介在KC二省中間的L鎮，雖不在戰線之內，但是去K省軍隊第二防線的B鎮，只有十里之遙，所以也吃緊非常。他得了這個消息，差不多全身的血液，多要凝結攏來的樣子。他的老母，正是在L鎮啊！

他雖則日夜的在思念他在L鎮的老母，可是已經斷了的交通，使他怎麼也不能設法了。

他只是如夢如醉的灑他的厄運之淚。

一九二四，十二月二十八，於江蘇。

死灰色的春假

(1)

出了重利，打躬流涕地向人家借到了學費，我照例的懷了一腔悲哀的情調，拖了一套破舊的行李，鬱鬱地，昏昏地，踏進了學校的大門。自己都不知道，爲了什麼目的，挾了書，俯了頭，麻木地，不自

(2)

己地，從房間跑到教室，從教室跑回房間的只顧天天跑來跑去。像這樣盲目的亂跑日子，不覺如騰雲似的，同時又像老牛犁田似的，過了三四十天了。看看地上的枯草，似乎已經換上了青衫，我同時又覺得身上的那件棉袍，比先時加重多了，確乎不像那北風狂吼的時候，穿在身上，只像披了一層薄紙一般。大約我的腦，還沒有整個的給悲哀占領，所以有那種感覺；並且因為有了那種感覺；竟生出一點餘裕來，想到季節上去，暗暗地私自忖着：啊！大約春姑娘已經來到人世了罷？

果然，春姑娘是已經來了！同學們關於春假的談話，隨處都可聽到。那種談話實在太多了，竟在我麻木的腦之深谷中，喚出了不少而且響脆的回音來。當我想到那種刻板的亂跑的枯澀，以為正可利用

這春假來潤澤潤澤，又可以深深的呼吸幾口新鮮空氣，使我充滿了煤氣的肺部活躍活躍，真的，我似乎覺得添了不少的活力，在我全身的每一部分。

但是，海面上沒有風浪的時候，就是大風大浪的潛伏時期，或者說，在不遠的將來，總有一天來了颶風，吹起山也似的浪來。緊跟着我那種快慰的時候而來的，正是一個比以前沒有快慰時的悲懷還要可悲的時期。最可恨的是莫誠，他屢次不怕重疊的問我返家不返。雖則我每次一字不易的答他一句「還沒有定」，可是我心裏的悲思啊，誰能知道？竟是一層厚似一層了！

啊！家！家！我的家！一樣一個「家」字，在幸福的人聽了，當然夠使他微笑地憶起他甜蜜的家庭，家庭裏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的每

(4)

一部份；可是碰到了我這不幸人的耳膜啊，我的眼淚，就不自覺的流出眶外。家雖是我僅有的所有物，但是我的家裏有些什麼呢？一個五十多歲滿面皺紋的老母！老母胸中的積了一世無人可告的悲哀！除此以外，還有些甚麼？老母雖愛我使我依戀，但是我怕了！我怕看母親的愁容，怕聽母親的顫音；怕我的淚眼枯而被母親見了，怕我短促不成聲的喉音被母親聽着！寒假暑假，我因為沒有錢，不得不回家去各處設法。在這樣回家的時候，我受足了不能忍受的悲哀，流了不知多少拭不乾的眼淚。在回家的路上，我總是想此次返家無論如何要快快樂樂，使母親也因之開了開久閉的心；可是只要我一腳踏進家門，悲哀就塞住我快樂的泉源，母親聽了我的腳聲跑出來給我看見的悲喜交作的臉，臉上的較前更多更深的皺紋，含淚的雙眼，以及聽着她不自

然的一聲「輝兒，你來了！」——這一時面色依舊不好看！」我悲極了，目注着他方，狠輕輕，輕得只有自己可以聽清的。叫了一聲「母親！」從那一刻起，到出門的最後一剎那爲止，我只覺得有種說不出的，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悲哀，蒙住了我靈魂的整個。我家是怕去了！春假不回家是不成問題的，不過被提起了「家」，心中何能不想到以前的種種而流淚呢？我自己都不知道，當我回答那句「還沒有定」的時候，我心中的悲哀，達到了什麼程度！

放三天春假的條告，終於貼了出來。在去放假的第一日只隔一天的那個晚上，我因爲讀書散步閒談，都沒有興趣，所以八點鐘模樣，便已睡在牀上。房間裏只有住在我對面的莫誠和我兩個人，其餘三個，大約都已回家去了。上牀得太早了，怎麼也睡不着。我一邊在悔

(6)

我不該八點鐘就上了牀，一邊我覺得這只有皮和骨的身體，中間僅隔了一層狼薄的褥子在鐵一般硬的松板上躺着，狠是痛苦；於是一刻不停地轉輾反側。在我對面的莫誠，很忙地在那裏開箱閉箱，大約在整理行囊，預備明天下午上完了課就回家去。他聽得我翻來覆去的聲音，就問我說：

「密司脫黃！你爲什麼睡得這樣早？」

「我身體有些不好過。」我懶懶地回他。

「那麼你不回家了；——現在定了沒有？」

「是的，大約不回去了。密司脫莫，你呢？幾時回府？」

「明天下午四點鐘。你不回家住在校裏是狠乏味的；同學十個中九個要出去的；回家的回家，不回家的多到別處去旅行。」

(7)

「不，我不住在校裏；……」

「那就好了，……」

「……我想到什麼地方去旅行一次。」

「你身體不好，旅行是最適宜的；那麼預備到什麼地方去？」

「嗯……杭州！我預備到杭州去；你看好不好？」

「杭州是最好沒有了！不過一個人去逛，狠沒趣味的，最好約了你的「廢翁衰」同去。兩個人西湖裏蕩蕩船，山上山下照照像，何等的快活！」

「別打趣人家了！」

「……啊，說起照相，我的照相器前天被老徐借去，還沒還我。

明天怕要忘記，現在去拿了來罷。」他似乎沒有聽着我的話，這樣自

「被他們拖住了好久，莫討厭！」莫誠一路說進房來，把我的心言打斷了。

「密司脫黃」！他喊我。

「……………」

「黃！黃！——難道睡着了麼？」

「……………」

「真的睡着了；睡的真快啊！」

我幾次想把我的實在詳細情形，說給莫誠聽，想在他的面前，哭個痛快，可是不知爲什麼，總覺得難於出口，不能告訴他。當他喊我的時候，我索性裝着假睡，一聲不響。

同房間的人去完了，在吃飯的時候，飯堂上的空位也一個個多了

(9)

起來；春假的第一日，毫不遲疑地來了。

我不知起身的時候，已經幾點鐘了。第一步跨出牀，我只見面前四張下了帳的牀。向比人要高尺餘的玻璃窗裏望出去，看出了一片灰色的天穹。細細聽起來，外面像有什麼怪獸在那裏狂吼。下了樓，到操場邊上去一立，頓覺自己似乎沒有把棉袍穿上；但是向身上一看，棉袍好好裹在那裏；於是我知道今天的天氣絕對的不是三月的使人沈醉的春天天氣了，冷得利害。細而密的雨絲，斜斜的飄個不了；風呢，好像餓了的大蟲，吼個不停。假雖放了，春却暫時的去。

急急地走了進來，上了樓，一個人蟄居在小小的房裏。在這樣死一般的靜裏，這「落在水裏不呼救命」——母親常常這樣喚我——的我，倒可以一個人深深的嘗一番哀寂的味道。要使這種味道深厚，我

就想出許多形容過甚的言辭來，增加我的可憐樣子。我好像是一個爲衆人唾棄的少年，或者一個無家可歸沒有父母的年輕人，一個人孤孤零零的，既沒有一個愛我的人。連一聲慰我的話——無論從真心裏流出來的，或者假裝着敷衍的——都聽不到。這樣的一個我，在沒有一個不比我富裕——精神上物質上都比我富裕的人羣中躓來躓去，原只有傷心的分兒。

後來覺得這種沈思也稍稍改少了功效的時候，我就去買幾匣價賤的仙女牌香烟，一枝一枝慢慢地燒去。我雖明知僅僅二十歲的少年，不宜吸煙，但是在無以自遣的時候，老是聯着狠痛快的吸牠十餘枝。一邊深深地一口一口吸着，一邊照樣可以想出許多來去無踪的胡思亂想。雖只呆呆地看着光陰背負了我，狠快地跑向死國裏去，也是甘心

(11)

的。

在晚餐鈴沈着地響了之後，我口啣着半枝香煙，跑到飯堂裏去。身上的寒冷，和胸中的悶氣，使我想起了喝酒。不等回思，我就冒了風雨，走出校門，到附近的小酒店去。打了一角錢酒，買了六個銅子花生，炒了二角錢肉絲，我就坐在店的一角裏，默默地喝起來。喝完了酒，吃了一碗飯，匆匆的跑出來向店主人說一聲「記在賬上，」便頭也不回的跑出店門。雖則看見那店主的兩眼對我疑慮地注望一下，但是我覺得他狠和氣，因為他並沒有向我說什麼關於未付的賬的話。

看看深灰的天色，望望四面無窮盡的漆黑，我就一步步踏着回校，糊糊塗塗的進了房。腦筋昏得利害，使我不得不胡亂脫了衣袴。向被底一鑽。不一刻，我睡着了。

不知乘了一個什麼，身體已在家裏。母親坐在那裏；她這次很是快樂，微笑着和我說些不知什麼話。在這樣和平的空氣裏坐着，我的心，覺得在胸口燒着，燒得全身都狠熱熱的。隔了不知幾時，忽然從窗裏飛進二個怪——面目都看不清楚的怪——來。一個把手鎗似的東西對着母親，說些要銀子的話。我想把我身邊的錢都拿出來給他們，但是看他把手鎗似的東西對着母親，覺得太不公平，態度太強硬，便立起來，想奔過去奪他的凶器。但是不知爲什麼脚底生了根，一步都跑不動。鎗未奪着，我看見另外的那個怪，拿了一個不知什麼東西，向我胸口擲來；我就覺得一陣難過，跌倒地上，死了。死雖死了，我依舊有知覺的。我隱隱聽得母親在那二個怪講起理來，聲音狠鬧。聲音是愈鬧愈大；人好像是愈鬧愈多了。我一心怕母親吃虧，覺得不

能死，爭着，爭着，想活轉來；但是——什麼？身上有東西壓着！睡在牀上？……………

慢慢的張開眼來，漸漸知道是做了一個夢。不過，奇怪，外面的噪聲，依舊很大。覺得口渴得要死，就起來喝了幾口冷茶；同時看見我的房門沒有關上，外面有許多茶房在那裏噪鬧。關了門，回上了牀，覺得清爽一些，不過身子狼狽乏。茶房們的噪聲也輕了好些，我聽出外面的風聲雨聲，較白日要大幾倍，大得簡直使人聽了害怕。

噪聲停了之後，電燈就熄了。我合了眼，想慢慢的睡去，但是不知爲什麼始終睡不去。

今晚上有些奇怪，我愈是想睡，愈是睡不着，漫無着落的思想愈是多。料想一時決難入睡，我決計索性張大了眼，盡量地想一下罷！

張大了眼，向黑裏望着，一邊慢慢地想了。我想到了剛纔的怪夢；想起了眼見別家兒子一個個快快樂樂回家而爲我流淚的我的母親；最後，我想到自己——灰色的自己：

——我真算不得人！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不及他人的幸福的萬分之一。真是應該劃出人類的！……物質方面，那很容易證明的：我家裏自己都沒有錢，現在袋裏只有十個小角子哩！……精神方面，啊，也不難證明；最淺近的例子，就譬如拿現在春假來說……像我這樣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在這樣春假裏的夜間，不躺在愛人嬌妻的溫柔身旁，就睡在慈母的和暖懷裏；……我呢，啊，我啊？啊！真不要說起！一個人在這樣苦雨淒風之夜，孤孤零零的睡在這樣冰冷死寂的氛圍裏！愛人嬌妻倒不必說起，就是慈母的懷中，我不能平安地睡一忽

兒；那分明是非人了！啊，我不是人了！——我還算人麼！……

我愈想愈悲，愈覺得自己可憐，以至嗚嗚涕泣了。我悔了不該不返家，最後，我覺得像我這樣無用垂死的人，應該赤了身子，在今夜這樣大風雨之下，立在罕有人跡的曠野裏，被風吹死，被雨淋斃的。我幾次想從牀上起來，實行那麼痛快的死在狂風怒雨之下，可是我終究沒有勇氣。

第二天的天氣，雖是依舊像第一天那麼冷，不過風吹得比較小一點，雨也不下了。我因為昨夜亂想了一回，入睡的時候，大約已是後半夜的二三點鐘了，所以今天起身，去午飯只幾十分鐘的樣子。

下半年我怎麼也不能住在校裏，便跑到校外附近的鄉間走去。在泥濘的田陌上，我一步一步的走着。仰望着灰白的天頂，以及散佈在

那裏一塊塊頑大的深灰浮雲，似乎覺得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秘。風颯颯地吹着，田陌二旁的草麥之類，都俯向東俯向西的搖擺着。人影兒也沒有一個，除了我而外。我覺得我自己是開天闢地的宇宙創造者，又好像是全人類都已死了，只贖一個我——不久也要死的我！

我享樂一回沈靜的甜蜜，依舊踱向前去。

這裏是一片青的起波的平原。我覺得滿足極了，有些沈醉了。我想：我如能和母親倆，吃了仙藥，睡在這片青原上，像入睡似的慢慢死去，脫離這榨壓我們的社會；——那是何等快樂的事啊！

晚上照例的在徐徐吸煙的時候，我想把我的苦悶，寫下來，告訴告訴他人。後來覺得這茫茫世上，怕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我，理會我的隱痛，還是放在肚裏，讓牠去罷。我忽然又想起與我差不多貧弱的

我的中學時的同學凌夢凡來。我想把我近來的悲懷，寫在紙上，給他知道；可是提起了筆，不知從那裏寫起，只得罷了，還是明天去看他一下罷。

昨天的所謂明天，又匆匆地來了。看看桌上的書，想起了春假之後，就要月攷，心中狼是不定，想把訪凌夢凡的念頭打消。仔細一想，覺得考試是無意思的，有些教人作偽的成分，便決計去會一會這三四星期沒有見面的凌夢凡。

在校門口人力車羣中遲疑了一回，我就步行起來。

凌夢凡是一個無父無母的二十一歲的青年。除了一個愛他省錢給他讀書的大哥以外，世界上沒有一個與他有關係的人了。他現在S埠N路的V校念書；V校去我這H校，約有十里的樣子。路雖不近，我

因為銅錢不湊手的時候多，老是步行的。路程倒很簡單，只要由H校出來，沿着大路向南走去，到S埠的T地，再由T地向西南走去，過了幾條馬路，就是N路，V校也在望了。

我照例的在大道上向南走去。

今天的天氣，遠非前二日可比的了。帶有金黃色的陽光，曬滿了一切。略有暖味的春風，輕輕吹着。確是春天了。

說也奇怪，那田邊青草，看上去，似乎與昨天不同；牠們滿披了陽光，頭一低一低的好像在那裏微笑的樣子。道旁樹上的麻雀們，也合唱着鳥國樂詞，在讚美這春的自然。我聽聽一切，看着一切，走着，走着，口裏時時沒頭沒緒的念着什麼『萬物皆及時，獨余不覺春』等等的詩句。

去T地大約還有全路三分之一的地方，迎面來了幾輛汽車馬車，坐滿了滿面春風逼身綢緞的男女，帶了許多紙箔一類的東西。我忽然想起今天正是清明節，他們是去掃墓的，於是我便憶起我家裏的坟，不知有幾年沒有去上，大約已經生了野草，認也認不出了。我想起還沒有葬的父親。我最後忽然恨我的祖宗父親，在他們活着的時候，爲什麼不去搶錢，好教我們做子孫的享樂享樂，還可以在這樣的清明節邊，到他們坟上去祭他們，在別人眼裏，做個孝順的兒孫。但是不久，我又覺得我自己太自私了。

一路想去，走的更快了。T地一過，橫過幾條馬路，到N路，進V校。

向門房間了一聲，知道凌夢凡沒有出去，我便跑到他房間裏去。

當我進他房間的時候，他口啣了香烟，從牀上坐起來向我點了點頭，教我坐下，同時拋了香烟自來火過來。我接了烟，燃了火，默默的坐在他對面。深深吸了幾口烟，我想把我昨夜想對他說的話向他慢慢訴說，可是我沒有提起一個字，覺得我的苦悶，他早已知道了。

「你近來如何？」我隨意問他一句，打破這沈寂。

「沒有什麼！」他說了；隔了一刻，又加上一句「總是千年一律的！」

依舊是不斷的靜默。我們都不約而同的面看着面，徐徐吸着香烟。

隔了十多分鐘，他說：

「我下半年不願再讀書了，白費了錢，讀書又不能當件事做。裝

着讀書的招牌，欺騙人家，是……」說到末了，他不說下去了。

我覺得他的話，都是我心裏說出來的，就接着說：

「我也終日失了什麼似的，讀書簡直沒有心思。」

「但是做事也苦！」

「嗯……」

「沒有錢，無論做什麼都無味，……像戴了一個死灰色的眼鏡，眼裏看出來的，也無非是死灰的東西罷了。」

「啊啊！……」

「……」

「那只有死了！」

「……」他只對我看了一眼。

『但是沒有死的勇氣啊！』

『……………』他眼望空中，默默地。

『咳……………』我的喉口閉了，心跳得利害。

我們都覺得無話可說了。吸了幾枝煙，在大約四點鐘的時候，我便默默地目辭了凌夢凡，跑出V校。在街上亂走了一陣，看看在那裏走着的在車上的我的同類，我覺得非回校不可，一刻也不能逗留了。汽車的烏鳥聲，電車的光亮的軌道，好像是爲我而唱的睡謠，爲我而設的睡椅，我幾乎不自己地臥了下去。

走到T地，跳上了一輛停在路旁的人力車，把手向前一指，叫車夫跑去。坐在車上，隔了一回，覺得氣悶得好些，同時又想起今天是春假的最後一天，明天呢，又要上課了。我的心中却暗暗地對自己這

樣說着：

——啊！幸而只有三天春假，假使再放三天的時候，怕我要變成瘋子了罷？——但是「瘋子」是一個怎樣美而可愛的名詞啊！

一九二五，四，七，江詩。

灰黯絕望的圈裏

——一個孤兒的哀號——

(1)

「凱羣在上月的十八號晚上自殺了！是跳在火車下面軋死的！」
前天一個朋友跑來報告我這樣一個使我悲痛的消息。

(2)

我這個不幸的朋友凱羣，是一個靜默寡言非常憂鬱的青年。在他和朋友們很少的談話中，十九是讚美死的論調。他的不易的主張是：在現在的社會上，被囚在灰黯絕望的圈裏，精神物質的幸福一些也享受不到的弱者們的惟一該走的大道，只是自殺；自殺又要自殺得痛快；而最痛快的自殺，莫如橫臥火車軌上軋斃了。不幸（？）現在他竟實行了他痛快的主張！這不僅是我罷，凡是聽到這個消息的他的朋友，我想應該爲他灑幾滴同情之淚罷？

下面這篇『灰黯絕望的圈裏』，是我半年前在他那裏拿來而忘却還他的一篇類乎小說類乎雜記的文章。他在這篇裏所說的話，我覺得完全是從他真情中流出來的呼聲，而與他這次的自殺，似乎也有一點關係。因爲要使朋友們也多知道一點關於他生前的事，所以我今天竟

把牠尋出來在這裏發表了，雖沒有得到凱羣的允許；這是我向我不幸的亡友特別道歉的。至於篇中的字句意旨，完全與原作一樣，不敢稍爲改易。

一九二五，十一，九，夜十時半，於江灣。

爸爸！我最親愛的爸爸！我們別來不覺已八年了。在這八年中，前三年爸爸還在P地，而後五年，爸爸却到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去了。自爸爸丟下愛子們去了之後，我時時想在冥冥中告訴爸爸以你愛子們的近況；可是兒子們的近況，只有塞厄的連續，我實在沒有勇氣來告訴爸爸，使爸爸生時被我們累得不夠，死了還要爲我們悲傷，所以一次又一次都挨過了，終於沒有實行。但是今天，爸爸，我是怎麼也

(3)

(4)

忍不住了。在我從哥哥麵包費裏抽出來給我的兩塊錢的最後一個銅子買草紙用去之後，我上課也沒有去上，只是躺在牀上流淚。我這久已滅了的良心的火焰，驟然熊熊地燃燒起來了。我想到了爸爸——愛我逾一切的我爸爸的一生遭際，我想到了只在眼淚裏過日子的可憐的母親，我更想到爲我而茹痛的哥哥。啊啊，爸爸！我真是個萬惡的子弟，負了你們幾個人愛我的深情，負了你們對我的全部希望了！爸爸！你們是白愛我的了！你們所希望於我的，我此生中是不能填實的了的！肉體意志日益消沈的你可憐的兒子，青年的志趣是早已沒有的了。整日價只在那裏醉生夢死，胡思亂想，一些——真真一些的光榮的事也做不出來。把哥哥的心血母親的白髮爸爸的生命所換來的金錢，我只是借了讀書的美名，盡數向無底的徒然的洞裏投去。想到這

裏，爸爸！你可憐的兒子，那能忍得住呢！那能忍得住不把你兒子這幾年來的流淚生活，我們這幾個應了厄運而生沈淪在苦海中的可憐者的遭際，一一向爸爸訴說呢！爸爸，恕我把這種不幸的消息傳給你罷！不向爸爸說，我去告訴誰呢？梗在我喉間的硬骨，壓住我胸口的大石，永無暫鬆的一剎那了！爸爸，恕你兒子這最初又是最後一次的哀號了罷！

是我十五歲高小畢業那年的七月三十日，可憐的爸爸撒下了可憐的我們，在P地的會館裏長逝了。

在那年的五六月裏我正在受畢業考試的時候，爸爸，你不是寫信來說要和哥哥回南來帶母親和我到P地去同住麼？那是如何的使我狂

(5)

(6)

樂啊！已經三年沒有見面的我最親愛的爸爸，此後却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天下使我快樂的事還有過於此麼？考試我一些也沒有預備——還有什麼心思去預備呢？我整個的身心，只沈沒在陶醉的沈思中。爸爸，你不是常常寫信來這樣說的麼？爸爸近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了，哥哥一邊要做事，一邊要服侍你，太苦了他；住在數千里外的我們，又要爸爸日夜提心吊膽；所以此後總要想法大家住在一起。從P地回來的同鄉，又沒有一個不說爸爸的寓所是如何的不潔，爸爸的身體是如何的衰老。好了！此後我們可以常住在一起了。在這同住期間，我決定要把我全生命的愛的總量，一齊交給爸爸。我要盡力使爸爸快樂；我要竭力服侍爸爸，務必使爸爸的身體回復到康健的路上。真的，前半生在大家庭裏飽受不白的冤屈，後半生為我們幾個放不脫的

業障而跑上北奔到南尋飯吃的我可憐的爸爸，到了這五十四歲年紀，還要在人生的戰場上爭鬥，過那麼病苦的生活，不僅這幾個依靠爸爸痛愛爸爸的我們所過意不去，我想就是這名為博愛的人類，這挂了互助人道牌子的社會，也似乎講不過去罷。但是，爸爸，哪知道事實却是相反得利害呢！

不久，我在高小畢業了；爸爸七月二十日動身南下的信也來了。自此之後，母親常常笑我，說我從來罕有笑痕的面上，時時在微笑了；說我本來不和小朋友們活潑潑玩耍只在家裏獨坐的老例也破了。我自己也覺得那幾天的我，的確與往日不同，小小的心田裏只充滿了歡樂的種子。我好像那久不見太陽的人們，忽然看見一道晴光，那欣慰的精神，是怎麼也形容不出來的！爸爸，你總可以推想得到的罷！

不幸者的暫時快活，正是老天給他們的誘睡詞，使他們暫時休息一下，再來給他們以還要利害百倍的不幸的遭際。爸爸，我剛過了那種沈醉的生活不久，爸爸七月二十日動身南下的信來了沒有幾天，哥哥說你稍患寒熱改期動身的信忽然不意的飛了來。我面上的微笑，心中的樂意，都被惡魔奪去了。母親天天在求神問卜；我呢，終日呆坐，背了母親流淚——不知如何會流出這不祥的眼淚！我們刻刻在望爸爸復原的信息快來；但是，爸爸，我們這徒然的希望，只有時在夢中實現，日間是永不能達到的了！

說什麼福善禍淫的天道！說什麼否極泰來的命運！我們在尚有希望的悲哀裏過不到二十天，我們的希望終於被奪了，天天在受苦的我爸爸的逝世的消息，在夢中似的傳來了！

八月初四日晚上——啊啊！我到死也忘不了的晚上！——母親和我正對坐着悠悠的談起爸爸的時候，郵差衝破了我們和平幽靜的空氣，『快信！快信！』的狂叫進來。啊啊！爸爸！那是可怕的宣佈死刑的判辭，那是可驚的剝奪希望的魔吼！

麻亂了一陣——圖章錯拿了墨頭，硯子當作了印刷匣的亂了一陣，在母親帶泣的催促聲中，我苦悶着，手顫顫地啓視這死刑的判決書。在我滿含淚點的眼裡只模模糊糊的看出了寫得歪斜惡劣的『父親於七月三十夜逝世』幾個字。爸爸！我那能不哭呢？我不自己地伏在桌上無目的地痛哭；我只是呼天痛哭。母親呢，——那時我原沒有顧及，是後來僕人講的——看了我的形容，知道事情不對了，也就哭了起來，恨命把頭向桌上亂撞。

(9)

被鄉人們勸的太過意不去了，母親和我纔含淚進了房。不忍違背母親含淚的催促，我勉強上了牀，同時也哭着把母親勸上了牀。啊！那一夜啊！母親抑止不下的嗚咽聲，時時漏出來的句句哀語，直至晨間纔止。有時母親在『凱兒凱兒』地喚我；但是一則我喉間像有什麼東西塞着，說不出話來，一則恐怕母親知道我也醒在那裏，所以我一聲不做，臉兒緊貼褥上，只是暗泣。

下幾天稍稍定心一點的時候，母親紅腫着眼含淚向我說：『爸爸的死，不要是我們的二場惡夢罷？』爸爸，真的，我也覺得好像在做夢；但是，爸爸！『父親於七月三十夜逝世』滴滿淚點的那封信，明白白的還在桌上哩！

爸爸！我這一生中惟一最愛我的爸爸！你竟放下兒子去了！爸爸，你不肖的兒子，因為和爸爸分別時年紀不大，分別得太久了，家裏又沒有爸爸的照相，竟不能清清楚楚的想出爸爸的面貌了。所彷彿記着的，只有爸爸微笑時口邊眼角的溫和親愛的表情了。爸爸，你原是我微笑的爸爸！你原是我溫和親愛的爸爸！但是連最後一面也得不到的你兒子的命運，未免太酷厄了！那是你兒子所以疾首痛哭不已的緣故之一；那是你可憐的兒子——也是可憐的爸爸的遺恨了！啊啊！我們這萬世千秋都補不了的遺恨啊！

從小就和爸爸在一起的我，對於人家所稱頌的慈母之愛，是不能了解的。我所最初覺得的，只是爸爸的偉大超一切的愛。是的，爸爸是我一生中最愛我最被我愛的人。爸爸，你是我的太陽，你是我的光

明！現在太陽也沒了，光明也沒了，所以我的生活，只是在黑暗絕望的苦海中浮沈罷了！

聽母親講：我幼小時，留心我看護我的是我親愛的爸爸，抱我慰我的也是我親愛的爸爸。在大約二三歲時候，我害了一場大病，所以能沒有把小生命送掉的，都是爸爸看護的功勞。我從小就最愛哭的，但是一到爸爸的懷抱裏，聽着爸爸唱的兒謠，看着爸爸慈祥的臉兒，我小小的靈魂早被超乎一切的愛所融合，怎麼也不願再哭了。雖在炎熱的夏天，爸爸的頭上身上都掛滿了汗珠，但是那種抱我慰我的工作，還是天天要做的。到了晚上，爸爸還是二次三次來看我，恐怕乳母或者一時疏忽了。……

我大一點的時候，——那是我至今還牢牢記着的——爸爸又如何

的愛我啊！……我最喜吃的菜是蝦和蟹；但是我只愛盡量喫，沒有剝殼的忍耐。家裏買蝦或蟹的日子，我從學校或鄰家回來就餐的時候，爸爸總把在喝酒時刻好的一小盆蝦肉或蟹肉，和了湯，笑微微地擺在我面前，喚我吃。菓子又是最喜吃的東西，所以差不多爸爸每次從街上回家的時候，總帶了應時的我最愛吃的菓子，一聲不響笑微微的塞在我手裏。我們的家境本來不好，在沒有錢的時候，母親每以心緒不甯沒來由地把我出氣。那時，爸爸，假使被你見了，一定要向母親說：「小孩子，懂什麼呢！」一邊又要竭力愛撫我一番，千方百計的使我快活了纔罷。爸爸是要兒子好的，所以在我不肯上學或者故意和人惡鬧的時候，爸爸一定溫和地和我說，使我自悔，自動地改過；從沒有打我一下，罵我幾句，使我感到一絲不快。……

啊啊！爸爸！像這樣細瑣的事，那裏說得完呢？這樣細瑣的事，就足以代表爸爸給我的愛麼？啊啊！不足的，決不足的！爸爸的愛是比什麼都大！爸爸的愛是整個的，無從分析無從以言語文字來表達的。嗚！那種細事，算得什麼呢？

在爸爸那麼偉大的愛蔭下，你薄命的兒子，只住到九歲。在我九歲那年的三月裏，在故鄉受了一場忍不住的烏氣，爸爸不得不跑上外地去了。自此以後，我渺小的靈魂，頓時失了主宰。我失却了太陽光明，我幼弱的心之深處，留下了拭不去的絕望悲哀的痕跡。我幽默多愁的病根，大約就在那時種下的。

在我十一歲那年的五月，因為生活枯槁的緣故，我終於病了——
狠利害地病了。從五月一直到十一月，還不見愈，反一天一天的凶險

了。母親一面見我病得實在不行了，一面又見我刻刻在想念爸爸，就一封接一封信的催爸爸回來。在那年的十一月底，爸爸終於從P地趕了來。在九死一生中看見回來的爸爸，我只有流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但是，爸爸，說來真奇怪哩，我的病的確漸漸的好了。

在下一年正月底我身體還沒有十分復原的時候，飯食又迫着爸爸離我北去了；此後，爸爸來信中沒有一封不教母親留心我的身體。爸爸說：我身體太弱，生性太靜，在這正要發育的時候，一定要特別調養得宜，否則恐怕害我終身。啊啊！爸爸！你兒子身體縱弱，幸未夭折；但是，爸爸呢？啊啊！我可憐的爸爸呢！

啊，我可憐的爸爸啊！可憐爸爸病得狠利害的時候——後來哥哥回來含淚向我說的——聽到有人進房來的足聲，還是提起低微的喉

音，問幾聲『凱兒來了？是凱兒來了？』還要用了全力抬起沈重的半身，想着一看爸爸朝夕離不開心的你的凱兒來了！爸爸是只有失望的了，你的凱兒終於沒有來和爸爸一面，所以爸爸死了還張大着眼！爸爸，你凱兒那裏想得到爸爸就這樣的拋了一切而去了呢？否則，啊，否則啊，我就是死也要趕到那麼愛我渴望我的爸爸面前，見爸爸一面的。但是事實已經成爲事實了，我們這萬世千秋的遺恨，終於補不了的了！爸爸，我們是被飯食誤了！我們被這冷酷的社會誤了！

爸爸，我可憐的爸爸！在爸爸五十四歲的壽命中，究竟過了幾天的安樂日子！吃盡了千辛萬苦，奔走到腳直氣絕，爸爸的眼淚只向自己肚裏流，從沒有向我們說過半句怨語。我們這班應了厄運而生的弱

者，吃苦奔走原是前生註定的；但是像爸爸一生的遭際，也未免太使人心酸了。

爸爸一生吃苦茹痛，被人蹂躪的事，爸爸自己雖絕不提起，但是姑母母親是常在背地裏含淚向我說的。自小就死了母親的爸爸，在複雜的大家庭裏，只是哭着過日子。在家裏讀書讀到二十歲的時候，爸爸就不得不離去家鄉，奔到數千里外的S省去。在那兒住了幾年，爸爸又折回家鄉，不久，爸爸被迫着拿出自己的錢來娶了前母。沒有多時，前母又不幸死了，於是現在的母親就進了門。在這一喪一娶之間，爸爸的責任又重了不少。不久，哥哥和我，也先後出了世。在祖父的時候，我們的家境本不大惡，但是不以兄弟爭產爲榮的爸爸，可說沒有得到一些產業。

(17)

此後爸爸在本鄉辦事的最初幾年，爸爸總算過幾天貧雖貧而却比較要算安樂的生活。爸爸公正不阿的性情，使爸爸在後來幾年發生許多困難。一直到我八歲那年，就是由爸爸一手提攜起來的那班卑鄙齷齪的小人，——爸爸是最恨罵人的，現在只好請爸爸恕我了——用了非人的狼狽手段，無端的鬧了一場烏氣，使爸爸心灰意冷；在下一年的三月裏，就不得不爲了我們的飯食，硬着頭皮跑到四千里外的P地去了。在P地鬱鬱的過了五年調劑不良的生活，我可憐的爸爸，就力盡而去了。

這許多話，當然是爸爸所絕對不願提起的；但是，爸爸，我終於忍不住含淚說了。啊啊！可憐的事，還不止此哩！爸爸呢，吃盡苦頭而去了；兒子們却都被迫着不得不做爸爸的悲哀的繼承者，不得不照

着爸爸的足跡，一步一步向這不幸的路上前進！

一想到爸爸一生的遭際，一想利爸爸的偉大的愛，我只有流淚，我只有嗚咽。所以在接到爸爸死耗的三十多天之後，哥哥茹痛把爸爸的棺木運回故鄉的時候，我心中的苦痛是如何的難以言說，爸爸不難推想得到的罷？一個月前我所朝夕盼望見面的我最親愛的爸爸，却裝在這樣一個東西裏帶了來！啊啊！爸爸！我還有何說呢？我還有何說呢！

爸爸死了之後，不但我們精神上受了無限的打擊，就是物質上也感到很大的困難。本來只能咬緊牙關吃吃稀飯纔能勉強過去的我們的家境，生產者的爸爸既去了，我們的窘狀是狠顯明的。哥哥呢，纔能

自立；年方十五剛剛高小畢業的我，非但說不到生產自立，還不得不向家裏拿錢。那時處置我的問題，真是難解極了。主張我繼續求學的，只有母親姑母和哥哥；其餘族中人都竭力反對。他們以爲高小既已畢業的我，不妨去做商店學徒；飯都幾乎吃不成的我們的家境，還要子弟們讀什麼書！據他們說：我們那時的重大問題，是哥哥結婚的事；因爲已過普通鄉下結婚年齡的哥哥，假使還不快些結婚，於族中名譽大有關係的。我們所以要他們發表意見的，原有一種卑鄙的成心在那裏；以爲假使他們也能贊同我升學，那麼在必不得已的時候，不妨向他們開口借一點學費。他們既然反對，那麼我的讀書是太冒險的了；但是肯犧牲的愛我的母親們，終於沒有聽他們的主張。抱了讀到那裏就那裏的隱痛，拿了姑母給我的五十元錢，我就被送進一隻開學

已一月多的教會學校。

爸爸！我們這班不幸者的不幸事，真是接踵而至的！我進校沒有一星期，忽然害起病來了。後來愈病愈劇，終於被送回家。一時，哥哥因為一路上辛苦，也狠利害地病了。多病的姑母，也却在這時病倒在我們家裏。啊啊，可憐的是母親了！日夜奔走在我們三個病者之間，一刻休息的時候也沒有。不慣勞動的母親，爲了操作過度，也睡倒了。啊啊！爸爸！那時的情形啊！呻吟於病榻上的我們，都覺到絕望，都覺到不可抵抗的命運的勢力。

到那年的年底，這場小小的悲劇，總算暫時告了個結束，我們幾個人都先後避開了死神之網羅。但是爲了這場病，我們的經濟上又受了一大打擊。在下一年的正月，把母親身邊的一些值錢手飾賣了之

後，哥哥動身北去，我也考進了一隻省立中學。

省立學校的費用，比私立學校或教會學校要便宜不少；所以雖然讀了第一學期不知第二學期如何的我，總算靠了母親的劃策，姑母的津貼，哥哥的心血，一年一年的挨過，勉強敷衍到了畢業。

啊啊！爸爸！我那三年半的中學生活啊！使我想起了打巴掌都不及哩！我那裏好好的讀過一天書來？我在那裏糊糊塗塗地過日子；我只在把分析起來可以得到淚質血分的錢，空空的投向無用的大海中去！我本來靜默的性情，只是向靜默方面發展。在學校裏，這孤寂不善交際的我，當然沒有說話的朋友，終日只默默地胡思亂想。回到家裏，我所感到的只是一道淒涼味兒，一些沒有生趣。追憶起我往日可戀的生活，幻想到我未來絕望的日子，爸爸！我一個人背地裏不知

哭過多少次了！雖則差不多在每次開學時候，我總想從此以後奮發有爲，做一個真真的現代青年；但是，爸爸，一到了想起自己的枯槁的生活的時候，一到了身邊一個大錢也沒有的當兒，我又不得不含淚逃回我個人絕望憂鬱的世界去了！因爲太憂鬱的緣故罷，在這十五到十九的四歲中，我本已瘦弱的身體，益見瘦弱了。在這十八九歲的嫩綠時代，你可憐的兒子，却早已枯黃了。人家過的是麗春豔夏的日子；我的呢，只是暮秋初冬的季節！

在這三年半中最使我痛加懺悔的事，就是我对母親的不孝了。母親的黑髮，明明爲我而斑白了；母親的面兒，的確爲我而起皺了；我還是一些的同情心也沒有，差不多在每次將近開學的時候，因爲學費還沒有設法到的緣故，母親總爲了我而心緒惡劣。在這樣心緒惡劣的

時候，怒罵人家本是平常的事；而況爲的是我呢！但是在母親微發怨言的時候，這卑鄙不可救藥的我，沒有一次不和母親鬧起來的。記得有一次母親照例爲了我的學費不知說了幾句什麼，我却毫不思索地大聲說：『沒有錢，養什麼兒子！害什麼人！』母親聽了，如何忍得住呢？我也覺說得太過了；於是我們各自各的痛哭了半天。

像那麼大逆不道的話，本來不應告訴爸爸，使爸爸傷心我的太不成材；但是，爸爸，我何忍瞞着爸爸不說呢？不過，爸爸，像那樣的噪鬧，在我十八歲以前雖是常有的，在我十八歲以後却一次也沒有。在我十八歲那年的暑假，因爲學費還沒有到手，所以在七月三十祭爸爸的時候，我還在家裏。那時只見桌上的酒菜不見爸爸的形容的情景，早已使我有淚無處灑的悲傷起來了。那知正在這無可奈何的時

候，呆坐在室隅的母親却傳來一聲悠悠的嘆語：「唉！活的苦！死的苦！」啊啊！爸爸！我那能不哭呢？我那能不哭個沈痛呢！自那天以後，我對於母親的苦心方有進一層的諒解；那種大逆行爲，我死也不願再有的了。

我糊糊塗塗在中學畢業之後，問題更加複雜難解了。做事呢，找不到位置；在家閒居呢，說不定要把我悶死；升學呢，學費困難。並且即使把家毀得干干淨淨，把母親哥哥的心血榨乾，勉強敷衍到畢業；但是大學畢業的我，又成什麼呢？一定有飯吃了麼？那誰能說呢！爸爸在現在的中國，不要說無學低能一切都夠不上水平線的我沒有吃飯的希望與資格，就是才學萬倍於常人的人，因為找不到飯吃而窮途潦倒以致困死的正不知多少呢！所以，爸爸，貧病困死，原是我

幾年間難免的事；升學不升學，在我自己看來，本無大別的。

爲了母親哥哥的緣故，那時我一面竭力找位置，一面還去應大學的入學試驗。太學錄取的榜發表之後，位置還是一些眉目都沒有。看看大學開學的日子到了，盲人騎瞎馬，我又糊糊塗塗的跑進了大學。現在正是我進大學的第三學期。

啊啊！爸爸！我這句『進大學的第三學期』，說的何等輕飄啊！但是假使把這幾個字分析起來的時候，爸爸，不知有多少汗淚精血在裏面哩！

大學的用費當然要比中學大數倍，所以我更難設法了。第一學期匆匆的把我們後門外的那幢房子拍賣般賣了，總算敷衍過去。第二學期本想向親戚告借，可是受了許多說不出的閒氣，到底沒有借到；於

是不得不把母親在家賴以吃飯的幾畝田也賣了。第三學期——就是這半年，却更難了，有了東西出賣雖也不是容易的事，究竟只要價錢賣得低一點就得了。現在連可以賣的價錢東西也沒有了，如何弄得到錢呢？但是，爸爸，愛我的哥哥不知如何東奔西走的借到學費，寄了來，我得以暫不輟學。

爸爸！使我落淚的事，還不止在這經濟問題。自進大學以來，爸爸，我更不對了。身體是一天一天在瘦弱下去了，精神是一天一天在消沈下去了。古怪的性情，使我心理變了態。對於我四週一切比我優先，一切比我幸福的人，先時我還有時會心中妬忌他們。現在呢，爸爸，連這一點淺薄的妬忌心也沒有了。我現在確切地認出別人的世界原與我的不同的喲。啊啊，爸爸！在我滿懷憂鬱的時候，連吸十數枝

捲烟的次數，大約已不少了；當我沈浸悲哀的日子，一個人毫無目的地在村道上亂走的回數，也難一一推算的了。

想起了五十多歲還終日在家作苦工的母親，想起了二十九歲還獨身終年在四方流浪的哥哥，更想起了愛我的爸爸的一生遭際，爸爸，我忍不住痛哭一場。你們所受的苦楚，我覺得都是爲了我一人的緣故。我整個的心地，完全被悲哀占領了，還有什麼餘裕來用功？而爲了這個緣故，尤使我覺得我是個不可救藥的罪魁禍首，太對不住一切愛我的人，爸爸，你們愛我的深情，我只有心領；至於報答呢，我不敢說。

這學期我帶出來的本錢太少，書籍費，又比往年貴，所以我繳了費買了書之後，身邊早已空空了。身邊一個大錢也沒有的時候，最易

使人東想西想；而東想西想的結果，無非增加煩惱悲憤，在那時我只覺得我是個不必生存的零餘者，死神常在我面前點頭微笑；然而浮上我腦海的母親哥哥的形容，終於把這徘徊在生死界上的我拖了回來。爸爸，我終究是個意志薄弱的孩子。

一星期前，哥哥調來S埠的信忽然傳了來，我就不自己地跑了去。一見面，哥哥就詫異地叫了出來：「凱弟！什麼！……瘦到如此！……」爸爸，我眼淚只向肚裏滾，哭也無從哭起。其實，哥哥也何嘗不瘦呢？爸爸，哥哥以前不是身體狠強壯的麼？但是幾年不見，現在瘦得與我不相上下了。

我們默默地對坐一回，哥哥纔問了我一聲：「凱弟！爲什麼這樣發呆……身邊沒有錢了麼？……」我沒有回答，哥哥又顫聲說：「我

這裏只有三塊錢，你拿了去罷！」同時把身邊的三塊錢拿了出來。看了哥哥心中的三塊錢，我想哭也哭不出來。啊啊！爸爸！教我如何是好！『你拿了去罷！這三塊錢我是做不成什麼了，還是你拿去……用……幾天……罷！……』哥哥說着，顫不成聲了。

哥哥強要我拿，我死不肯受。後來強不過哥哥，無可奈何，我拿了兩塊。這樁事，在別人看來似乎近於滑稽，但是，爸爸，在那時的我們的心中，是如何的難受，是如何的苦悶，那是我所說不出，誰也推想不出的喲。從此，爸爸，我心深處的悲哀的傷痕，更深一層了！

啊啊！說起來真叫我悔恨欲死哩！爸爸，那知這全沒心肝的我，把那麼從哥哥買飯喫的錢中奪下來的二塊錢，又浪費完了！不知如何

忽然一時高興，我把一塊錢去買了一冊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烏書；餘下的一塊的最後一個銅子，今天不得不用來買草紙。爸爸，到了這時的，如何受得住良心的苛責呢？想到爸爸給我的偉大的愛，想到爸爸一生的蹇厄的命運，以及母親哥哥的茹痛吃苦，這意志消沈自私自利的我，啊，我，教我如何是好呢？啊啊！爸爸！你們是白愛我了！這不長進的我，是不配你們厚愛的喇！

爸爸，你聽了你兒子以上許多拉雜的說話，能不悲傷麼？但是，爸爸，說得出口的悲哀，決不是真正的悲哀。真正的悲哀，如像毒蛇般繞着心柱，放不下，說也說不出的啊！爸爸，我還有更深的說不出的悲哀的喇！我只覺得這被囚在悲哀憂鬱，灰黯絕望的圈裏的我，終

身只在這圈裏亂跑，圈外是怎麼也跑不出的。現在呢，我的終點——死國——還沒有到，我自己又沒有勇氣一步踏到那兒；……啊啊！爸爸！……爸爸給我勇氣啊！……爸爸！你兒子要勇氣啊！……爸爸假使不以兒子爲不肖而仍舊像以前那麼愛我，——啊啊！我昏了！我哭昏了！爸爸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愛我的！！！！……那麼，爸爸，快來救你兒子罷！……爸爸！我最親……！！

請柬

——連吸一枝捲烟的錢都沒有了，你們還結什麼婚！

(1)
他縮緊着身體，走進了房，看見他書桌上雜亂的書籍紙筆堆中新多了一張紅色的請帖，他料定這又是同學結婚的請酒柬，便那麼咒了

(2)

一句，身體無力地倒在床上。

性情古怪的他的嗜好，因為金錢的關係，二年來已變了幾個方向。最先，他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別的東西，除了書之外。只要身邊一本合他胃口的書，他別的不幹，連飯都可以不吃，一天到晚對着牠，心中感到說不出的滿足。每一個星期日，像去踐愛人的密約似的，他風雨無阻地總要到各書店去獵書；回校的時候，他手中脅下老是裝滿了一包一包一卷一卷的新出版的書冊。到後來他漸漸覺得困難起來，他買書的條件不得不比以前嚴格。看到了一部新書，他一定要在書店裏讀過十多頁，覺得實在適他的胃口，纔翻到底頁去看價錢：四五角錢的，他便買了下來；假使在半元以上，他又不得不可憐地把那本書翻來覆去看了一回，放下來再去看看另外一本較薄的書。這樣繼

(3)

續了不久，就是看到了合他胃口而定價又在五角以下的書，他也不能買回校去，他只能向着書呆看，一直看到覺得幾個販賣員都在討厭他的時候，纔一步一回頭的跑出店門。

那麼到書店去空跑，漸漸使他悲哀起來，他終於連書店都不敢踏進去，每星期日只到熱鬧的馬路上去亂跑。不知在那一天，女人的影子，忽然印到他腦裏。女人代替了以前的書本，使他愛起來了。在街上亂跑的時候，假使忽然發現了一個女人的背形，雖在很遠的地方，他像着了魔似的不自已地要趕上去看一看她的臉兒；碰到了他以爲美的，他一定要在她身邊跑來跑去，看到不能再看爲止。這樣看臉看了幾時，他看的部份，漸漸換到胸和臀去。西洋婦人的凸出輕躍的胸部，一切女人的肥胖顫動的臀部，使他看到面紅心跳。假使他身邊還

(4)

有幾個銅子留着，他還要去坐幾站路電車。普通乘客稀少的電車，他不坐的；他坐的電車，一定要乘客擁擠得了不得，因為在那兒，如果他幸氣，可以擁在女人邊頭，除了盡量聞一聞那種耐人尋味的香氣之外，有時他的腿部還可以因和對方的磨擦而生出一種快感來。他雖也會感到苦悶得厲害，一邊還要紅着臉苛責自己墮落，但他不能阻止他那種行爲。

今年他不知爲了什麼，忽自轉學到T鎮的一個學校。T鎮是大都會附近的一個小鎮，他所愛看的時髦女人一個都沒有，雖有幾十個女同學，但不到幾天就看厭了。想跑上大都會去，又沒有車錢，因為從T小鎮到那附近的大都會，來回一次，至少也要五六毛錢車費。他因此常要自恨自責爲什麼要轉學，弄得身心得不到一個歸宿。在這樣苦

悶的時期中，他無意中得到了一個伴侶——捲烟。他只揀幾個銅子一包的劣質捲烟來吸；身子不在課堂飯廳上的時候，他的嘴唇間總啣着一枝烟。有時口裏實在膩得難過，乾到連舌頭都捲不轉來，但他還是把捲烟一枝枝向唇上接，因為除了一種離不開烟的感覺之外，在口裏噴出來的青烟團中，他還可以發現出人家所看不見的嬌媚的女人的幻影，和肥白的曲線美的裸體圖來。

這樣，他的嗜好又轉變到捲烟上去；捲烟便成了他的情人。一種捲烟的臭味，裹着他的身體，在同學們口中，「烟鬼」的綽號，代替了他的姓名。

(5)

他夢裏都不會想到過，幾個銅子一包的捲烟，也會有賣不起的時候；但不幸成爲事實了，那是在兩星期前的一天的下午。

(6)

——去散步罷！

他上完了一天課，回到房裏，看看抽屜裏所有的捲烟匣都贖了一張錫紙，身邊找找只有三個銅子，心中有些難過，便想借他孤獨的散步，來減少這種煩惱。但是脣上不擺着一枚捲烟去散步，於他實在太孤獨太無聊了。像天天和愛人並肩散步慣了的人，忽有一天散步的時候，愛人不在身邊，似乎胸中的心已飛了出去，空空洞洞的一個殼子，簡直連自己的存在都有點模模糊糊的。看見別的同学嘴邊的捲烟，他幾次伸手到袋裏去找；等到想起自己的捲烟已沒有了的時候，他又悵惘起來了。眼望那同學一口口慢慢地吸着，他覺得那同學太可惡了，不能自己地把捲烟燻黃了的手指擺到鼻端去嗅；那同學口裏噴出來的一條條一團團的青烟，在空中飛舞，他覺得真是活潑美麗得可

愛。

晚上月色特別的皎潔，他背着手在校園裏踱來踱去，一種油然而起的悲憤，填滿了他全身的每一個細胞。

——捲烟，啊啊，捲烟！他嘆息起來了。

校園內只有他一人，四邊是不斷的沈靜。忽來忽去的初春的晚風，吹到園角裏的疏竹林中，發生一陣清晰的颯颯細聲來，但無論如何，吹不散悶在他胸中的愁想。

——啊啊，還說什麼！連幾個銅子一包的捲烟都吸不起了，還有什麼可說！……

——別的同學穿的多麼漂亮，吸的多麼鮮美，只有我啊，像叫化子那麼一個，非但一切的幸福都享受不到，就是一點捲烟，幾個銅子

(8)

可以買十枝的捲烟，都不能吸！連這樣一點淺薄的要求都不能滿足的
我，還能算人麼？還能算人麼？啊啊，算不得人了！那裏好算人呢！
那麼去死了就是，還來讀什麼烏書！還擺什麼窮架子！……………

——哪，就是養我出來的母親，她對我有什麼好處？讀書要我讀
的，錢呢，沒有！她那裏知道我在學校的苦處！沒有錢，養什麼兒
子！一點點捲烟，一點點捲烟的錢都不能供給給我，還有什麼慈愛不慈
愛！去，去，世界上一切都不是我的！……………

——一點點捲烟……………

他坐下在草地上，把頭低下去埋在手掌裏；身旁的黑影，在微微
聳動。

過了一刻，他舉起頭來，向着月兒呆看，看了一回，他忽的立起

身來。

——人，人，我也是人！別的权利享受不到，無論如何，這捲烟，這區區一點捲烟，我是要吸的！死也要吸的！

抱了這樣復仇似的決心，在下一天同學們上課的時候，他換下了布棉袍子，把報紙包好之後，夾在脅下，悄悄出了校門，到T鎮的一家小當舖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下了天大的決心，他跑進了小當舖，把棉袍換了九角小洋。像得勝了似的，他意氣洋洋地在附近烟紙店裏買了一包質料較優的捲烟，狂吸着走回校來。

下二天，爲了同鄉會會費，他的心緒又不寧起來了。

——這種會費，其實最沒意思，但是也沒法想，只得應酬應酬。我每學期總規劃出一點交際費，一切什麼會的會費，都開列在內。

(9)

當他看見同鄉會收費的通告，啣着紙烟在皺眉深思的時候，他的一個同房住的同學，那麼對他笑說。他聽了之後，雖有點發氣，但終於把三角小洋送到同鄉會去。

到了昨天把棉袍當來的九角小洋，只餘了幾個銅子，又到了連一包捲烟都買不成的境況了。左思右想的結果，決定趁今天星期日，步行到大都會去向他的朋友Y君借錢。

大約在上午九點鐘模樣，他離開了學校。今天的天氣，突然變了起來，他身上的夾袍保不住固有的體溫；鄉間的晨風迎面拂來，使他連氣都幾喘不過來。像含了不白的冤屈，忍氣吞聲地勉強跑到了目的地。但Y君已於前一日上杭州春遊去了，他不得不失望着，拖了疲憊的身體，跑回校來。

太陽忽然陰了下去，狂風愈吹愈大。本來身體脆弱的他，越走越覺得提不起腳來，背益聳益高了。他終於勉強跑到了學校，縮緊身體進了房，却看見書桌上一張朋友結婚的請柬，心中的煩惱，更加了一層。

長途的步行，過分的疲乏，使他閉着眼像屍體似的在牀上靜靜地躺了一回。待他無力地張開眼來的時候，桌上紅色的請柬又映上他眼來。他轉了一個身，把臉兒貼在疊起的被上。

——啊啊，真該死！捲烟吸不成了，還要送禮！你們有錢結婚，可是我沒有錢送禮啊！……

(11)

——Y平日假裝和我要好，今天去向他借錢，連面都不給我見！杭州去，都是假的，當我不知道！朋友，朋友要來有什麼用！——

好，什麼婚禮，我一概不送！不送！不送！朋友要來做什麼！

——但是，但是不送禮不要給同學取笑的麼？啊啊，交際！交際！同學會，級友會，什麼會，什麼會，會費又快要收了，教我拿什麼錢來應付！……

豆大的熱淚，一粒粒滾到被上；他苦悶了一回，立了起來。

——還要讀什麼書！窮人還要讀什麼書！連吸一枝捲烟的錢都沒有的窮人，還讀什麼書！還有什麼資格讀書！讀書，讀書，都是讀書啊，什麼無聊的會費婚禮……！還讀什麼書！……

他把桌上的書籍紙筆一切都摔在地上。

——你們去結婚，告訴我做什麼！連一枝捲烟都吸不成了，禮我沒有錢送的！……

(13)

他又從地上把紅色的請柬拾起來，恨命撕了又撕，頰上的兩行清淚，快要流到口邊了。

十五年四月七日於江甯。

凄咽

(1)

乍陰乍晴忽風忽雨的黃梅時節，照例過去了，學校裏照例放了暑假，貧弱的仰梅，照例負了心的劇創，跑回他淒涼的家來。

一切都沒有變更。年老的母親，見面時，還是顫聲說了一句「回

(2)

來了！」仰梅的心中依舊被悲哀填滿，有一種哭不出笑不得的淒涼味，泌入他心之深處。二天三天過去了，各人的心緒又漸漸的還復到異常惡劣，仰梅和母親間隔着的那道牆，仍和以前一樣，一天一天的在高起來了。

母親屢次說：「阿梅，爲什麼瘦到這樣？」

仰梅心裏要哭出來了，但他口裏這樣回答：

「瘦！又不是從現在起！瘦！瘦！瘦！我反正就要瘦死的，用不着你來咒！」

母親的眼眶紅了，向仰梅恨恨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

有時，仰梅對母親說：「媽！下半年我想吃點兒補藥，你看，身體實在太……」

(4)

『我幾時說過你不好來？算我說了一句廢話，請你不要多講罷！』心理變態的仰梅，連自己都不知道竟會說出這樣使母親傷心的話來，他看見有兩顆豆大的淚珠，從母親眼眶中滾出來。

在那樣不停的爭吵中，如水的日子，不覺已到陰歷的六月底邊了。

仰梅家大門前的列樹上的蟬聲，一天噪似一天：被破汗衫裹住的仰梅的瘦弱的身體，也會汗流如注。風息全無。太陽的炎威，嚇得人害怕。大家說：這樣悶熱的暑天，已是幾年沒有碰到了。

因為天熱的緣故，西瓜的價錢要比較貴了不少，但普通中產的人家也喫過十天模樣了。仰梅從小就最愛水果，尤其是西瓜。爲了買不起西瓜，仰梅和母親間的衝突，已不知幾次了。這樣衝突的結果，

三天前母親曾央求鄰人去代賒過半個西瓜，因為仰梅家太窮，要直接向店裏去賒買東西是不成功的。不消說這半個西瓜上不能滿足仰梅的慾望的萬一；天氣又這樣酷熱。

這天上午，仰梅手拿着一本窮人，坐在一隻脫去一塊手靠的藤榻上，母親正在走廊中洗衣，炎熱的太陽先曬了她一背，汗珠像小燈般掛滿在她的面上。

在家裏不能看書，這是仰梅看來十分不如意的事。向朋友借來的這本窮人，雖常常在他手裏，但總計起來，還讀不到十頁吧。蒼蠅又像不敢進那些高廳大廈般，只揀到這在市梢的狹小的仰梅的家來集會。他坐在藤榻上，只對着身上的羣蠅呆看，心裏又老大的不高興起來。他順手把窮人亂揮，發出拍拍的聲音；可是半個都沒有打殺，而

(6)

等他一停手時，蠅又一個個慢慢地聚上他身來。這樣揮了幾回，全無効力，汗却流了不少。他嘆了一口氣，把窮人向身旁一丟，身體頹喪地靠了下去。

他看看正在洗衣的五十餘歲的老母，面紅汗注的老母，心裏不覺可憐她起來。

『不要洗衣罷，多熱！』他說。

這幾天心緒特別惡劣的母親，只對他迅速地一瞥，沒有回答，但毛刷刷衣的聲音却格外大了些。

『買點西瓜來吃吃，多少去一點暑熱。』他看着正在舐他汗衫破處露出來的一塊胸肉上的汗水的蠅，一邊這樣說。他總忘不了西瓜。

『我是不配喫西瓜的！』母親說得狠輕沒有傳到他耳裏。他特

聽見毛刷打在檯上的一聲笨重的聲音，舉起頭來，不了解地向母親看了一眼。

『媽！到底幾時買西瓜？今年不喫了？』他忘了以前爲了西瓜的口舌，這樣說。當他看見怒樣的母親的臉的時候，他覺得這兩句話又是多說了，但早已說出了口了。

『西瓜！西瓜！』母親果然發怒了，『只知道喫，半個大錢都尋不到！哼！不知要來有什麼用！讀書！讀書！讀書！……』

他覺得四週的空氣忽然嚴重了起來，他沈默了，眼兒直望着面前的空間。母親的話却多了起來：

『讀書讀到死也沒有用的！看你尋得到一個大錢！家裏沒飯喫不管，只知道讀書，讀書！榨死了我纔算！……一年幾百塊錢，喫西

(7)

(8)

瓜可以喫多少？」

母親的話，連仰梅也不能不承認完全是事實。中學畢業之後，奔了一個暑假，半個位置也沒有找到。如今借債押款來升學，到底能有若何的結果？究竟喫得成飯不？這許多問題，仰梅一想到就要戰慄不已。他在藤榻上微微轉了個身，鼻子裏出了一大口氣。

「一個銅子豆腐一天，我也太傻了！幾百塊錢一年，不知怎樣用的？」

母親以爲仰梅在學校裏過的是狠舒服的日子，所以這樣說。但仰梅聽了，却想起了十天九天沒錢的他的生活來。沒有錢，他怎樣被同學們所擯棄；臨返時缺了三塊錢他如何東奔西走到底不得不賣了一本書——這許多苦况，一霎時都來到他腦裏。

『下半年不再去讀書就是了！』

『本來！要讀也讀不成了！那裏有這樣好的人，預備了錢，借給你讀書？』

仰梅覺得母親的話太酷了。不能再讀書，他以為是十分不幸的事，但母親一點不知道似的，連一句安慰他的話也不說。他的頭立刻低下去了。

不讀書罷！——他想——真的讀到死都沒有用的。做事，做事，一定做事。管它五塊十塊錢一月，尋得到就算。這樣無聲無臭地過一世罷。喫西瓜，什麼，什麼，的確談不到！……

他忽然想起母親『一個銅子豆腐一天』的話來。

母親！母親！苦了你了！苦了你了！你的流淚生活，我是知道

(10)

的。不是你的不好，也不是我的罪愆！喫虧的無非是一個窮字！窮，窮，窮，啊，窮人萬事都沒有份兒的。活得下的活下去，活不下的只有去死！母親，我們去死罷！……

他的心言說到這裏，想跑過去跪在母親的脚下，懺悔他的不孝之罪。他舉起頭來想望一望他的老母，但同時順手把窮人拿起，遮住他的面；他怕他的眼淚被母親看見。從眼裏，他模模糊糊看見他手背上的一點一點的汗點，翻開着的書頁上有兩個蒼蠅在走來走去。母親洗衣的聲音，一下下打到他脆弱的心上。

七，一六，於梨花村。

圓軌上

(上)

(1)

這裏是他們四個人的公寓。雖說他們共有四個人，但是這所謂公寓也者，僅僅一間普通狹小的樓面罷了。

(2)

從那崇德里的第七街街口進去，走過了一隻水門汀做成的垃圾貯藏箱，入了右首第四家釘有一張一百三十七號門牌的那一幢房子的門，微側了身子，慢慢地向手裏狼忙的裁縫身邊走去，上了一步狹而幾乎成爲直形的扶梯，在面前發現的那一間樓面，就是他們四個人的公寓。

這間公寓，四個人住，實在太小了一點。假使在這小小的樓上，要劃出四隻舖位，那麼，非但太擠得不成樣子，並且吃飯洗面用的桌子，勢必沒有地位可擺了。因爲這個太小的緣故，所以他們在看房子的時候，本想不租的，但是因爲房錢便宜，只要十二元一月，三四月一十二，每人祇需月出三元，就有地方住宿了；並且很近他們辦公的地方，來往步行，不過一刻多鐘，車錢也可省卻；所以他們到底不肯

放棄這種優先權，想出了一個經濟家想不出來的經濟地位法，終於租了下來。這是一個什麼經濟方法呢？那便是：四個人睡三隻鋪。在北面靠窗，相對的鋪了二隻鋪，還有一隻比較闊一些的二人合睡的呢，是靠南首的板壁向外排的。如此一來，窗口二隻鋪的中間，可以擺一隻小一點的方桌，東面二鋪之間，可以把箱子疊了起來，而西面鋪與門相距之處，也擺了一隻大一點的八仙桌。餘下的地位，還散擺着三四隻圓檯。

靠窗的方桌上，毫無秩序地擺了二十餘本他們在中學時念過出校後很少一翻的洋裝書，一個灰塵蒙了面的硯子，幾枝禿了頭的毛筆，二三塊斷了的墨，和一隻鬧鐘，幾個零散銅元。疊起的箱上，是鏡子木梳生髮油雪花膏鞋拔……等等的零物的占領地。那隻大一點的八仙

(3)

(4)

桌，是他們吃飯的地方；上面雖也堆滿了塗滿牙粉的嗽口杯，有茶痕的茶杯茶壺，沒有洗淨的飯碗，貯着污水的面盆等等，可是在吃飯的時候，飯碗可以馬上洗了一下應用，嗽口杯茶杯等等，可以向桌的一方一擺，面盆可以請牠在地上坐一坐，而狼寬裕足以擺菜的地方，便省出來了。

日子的過去真是昏昏沈沈的；在晚上睡的時候，覺着一天又過去了；待到一覺醒來，啊，又是一天來了。在這樣又去了又來了之間，日子彷彿在那裏跑無窮盡的接力賽跑，別的日子對於他們四個人，真的太沒有意思了，似乎二者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惟有星期日，與他們，有一種不可分析的關係在着，使他們把工作倦了的身體，得了空閒，使勁地伸了幾個懶腰——這是他們自己常常說的話。

星期日彷彿像海浪，看牠一個低下了，去了，一剎那間——真真一剎那間，後面的，又一個個照樣的來了，去了，那是快而且沒有窮盡的。

今天正是星期日——正是與他們有不可分析的關係的星期日。

雖則他們公寓內靠窗的桌子上歪擺着的那隻鬧鐘的短針，快要指着十一點了，雖則外面使人沈醉的春日嬌陽，早已曬暖了馬路，馬路上已經有了走倦的行人，可是他們這四個人的公寓內，還是充滿着睡氣。他們偶爾在睡夢中吐出來的一聲二聲嚶語，正伴着那鬧鐘的走動聲，驅散了室內的沈寂。

(5)

不一會，鬧鐘的長針正指着十一點，強烈的鬧聲，特然的響了起來。東面靠窗的那隻鋪上的他們中的一個，就慢慢的醒了轉來。搓了

(6)

搓睡眠，向天花板上望了一望，——他們都不掛帳的——再向鐘看了一眼之後，他就舉起頭，向對面及門口向外的二隻鋪一看。見鋪上的二個，——還有一個已有事出外去了——依舊睡着，沒有醒，他就提高了喉嚨，叫了起來：

『老許！杏弟！起來！起來！已經十一點了！』

這樣的叫了幾聲之後，看見一些沒有効力，他就把頭下的枕頭，拿起來向對面牀上杏弟身上擲去。枕頭落在身上的時候，杏弟狠吃驚地立刻坐了起來。

『小吳又在做什麼鬼伎倆了？總要把人家駭死了纔止哩！』杏弟看着小吳，側了頭，含怒地說。

『搭什麼架子！你看已經十一點多了，還不醒來！——杏弟，到

(7)

此地來一同睡一下罷，使得麼？」杏弟年紀比他們都輕，口眼鼻生得狠勻襯，面頰上有兩塊狠可愛的桃色，說話時也有一種特別的調子，他們都以爲他有女性美，所以小吳這樣對他說。

「別說歪話了！真的已經十一點多了，可以起來了。」杏弟低着頭，似乎有些羞答答地說了，起始穿起衣來。

「老許還在夢鄉，」小吳像發見了什麼大秘密似的，匆匆而又輕輕地向杏弟說：「——快些把那個枕頭擲他一下。」

杏弟停止了穿鞋，把左手按住了笑顏，右手拿起枕頭，立刻向老許擲去。

「短命的！你們兩個開心就是了！」老許慢慢的張開了眼，恨恨的對他們說：「你們那裏知道我昨夜做了夜班回來，在路上着了寒現

(8)

在還有些『不舒服哩。』他說了之後，連連的把鼻子捏了幾捏，之之的響了幾響。

『已經十一點多了，你看，應該起來了。』杏弟已把鞋穿好，正在穿長夾襖，立在地板上說。

小吳說：『老許也太不幸了！夜班大家做的，別人沒有着冷，單你着冷，冬天的時候不着冷，現在春天倒着冷——真太不幸了！』

『有什麼不幸！春天難道不應該着冷了？那麼春天沒有傷風的人了。』老許打了個呵欠，辯說。

『別講閒話了；小吳第一個醒，現在還不起來，不要說別人罷。』杏弟扭好了紐子，在桌上拿了一個銅元，繼續說：『現在我叫阿三去買面水，你們快些起來罷。』阿三是樓下裁縫店的小學徒。

面水來了之後，杏弟先嗽了口，慢慢地洗起臉來。小吳在沒精打彩地穿衣。老許張大了眼，儘管向天花板望着。

『你們好自在，直到現在起來！』老馮——早上就出去的那個——在扶梯上叫進來了。

『老馮，你回來了；你的親戚回去了沒有？』小吳自言自語說。
老馮似乎沒有聽到小吳的話，把帽子向鋪上一擲，看見老許還靜靜的躺在那兒，就說：

『老許，太適意了！時候不早了，起來罷！』

『今天我們應該比你適意一點；你平日有一定辦公時間，晚上可以老早睡了。不像我們三個，運氣不好，常常要輪到夜班，二三點鐘纔得上牀；並且你星期六下半年也沒有事，我們連星期日都要做一個』

(9)

休息一個的，上星期日我做了三個鐘頭，下星期日又要這樣，那裏及你！」老許有些牢騷了。老馮不和他們在一個局裏做事，是在一家公司裏當簿記員；薪水也較他們多二塊錢一月，他每月有三十元進款。

『晚上一樣可以玩的。』老馮簡單地安慰老許說。

老許懶懶地起身之後，不一會，午飯就來了。在吃午飯的時候，老馮請大家發表意見，今晚上到什麼地方去玩。真的，他們不上遊戲場戲館，已經有二個星期了。第一個星期日晚上，他們只到仁康里張倭子——老許們的同事——那裏去打了半夜撲克；第二個星期日，就是上一個星期日，是在二十號過後，還沒有到發薪的時候，各人袋裏只有幾個買開水泡茶的零錢，所以他們吃了晚飯之後，只在馬路上走了一回，狼早就上牀睡了，也沒有去逛。現在剛領到薪水，各人袋裏

都是滿滿的，所以一經老馮提起了這個問題，大家就意見紛紛。老馮自己主張到Y舞台去看A女伶的戲；不過小吳不贊成，他以為A女伶的態度言語太使人見了聽了心神蕩然，怪難過的，還是到B遊戲場去聽聽羣芳會唱。老許以為到G舞台去聽譚派鬚生B伶的戲。杏弟沒有開口，只嚼着飯，靜靜地聽他們的辯論。小吳覺得杏弟不說話不好，他們三個又辯不了，所以嚥完了口裏的飯，就說：

『我們不要多辯，還是照例請杏弟一決罷。』

『倒也爽快，兄弟附議！』老馮很快活地說，望着杏弟。老許不作聲，也不表示反對，大約默認了。

『叫我說啊？……我以為……』杏弟嚥一口飯，笑了一笑，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以為還是上N遊戲場去罷。……那兒地

(11)

方又大，跑得開；……還可以聽V姑娘的大鼓。……你們以為如何？」

「啊！是！N遊戲場！不錯，V姑娘的大鼓，很久沒有聽到了！」小吳聽了杏弟的話，有些興奮了，把已經夾在箸上的一塊老筍，放在飯上，立刻如此說。

「V姑娘很久不見了！不知她這幾天玉容無恙否？」老馮吃了一小塊瘦肉，也說。

「不要說什麼「玉容無恙否」罷！」老許似乎有些不大高興，放下了飯碗說：「——晚上就上N遊戲場去，不過下午呢？吃過了飯呢？」

「下午到張倭子那裏去打小撲克去罷。」老馮口裏的東西還沒有

完全嚥下，就這樣提議。

老許右手在夾青菜，聽了老馮的提議，便點頭說：

「也好！」

杏弟和小吳也贊同了。

(下)

他們四個人，已打完了撲克，吃畢了晚飯，現在正沿着N路，向西走向N遊戲場去。

過了S公司，這世上最快樂的人們的住足所，同時也是最痛苦的人們的貯積處的N遊戲場，已經在望了。老馮在附近銀洋兌換處買了票，他們便在人叢中擠了進去。經過了一陣極雜鬧的賣報者的呼喚

(13)

聲，他們都光着眼東張西望的向遊戲場的中心點C廳跑去。

他們到了C廳，見那時候尙早，遊人還不見得擁擠，台上表演的是沒有意思的雙簧，而V姑娘的大鼓要十一點半纔上場，便走了出來，四面亂跑去。在樓上走了一轉，覺得沒有一部可以引起他們的注意，稍堪入目的女人也沒有一個，他們很掃興地跑向跑驢場去。一路上聽得遠遠由跑驢場傳來的驅叱聲呼喚聲以及鈴聲的時候，小吳就預料說：

『大約又有女人在騎驢了；你們聽啊，那麼大的聲音！』

走過去一看，果然有二個穿得狠入時的女人，口啣着紙烟，身體一震一震地，二足向左右一蕩一蕩，狠從容地騎在驢背上，有時也發出一聲二聲嬌嫩的驅叱聲來。她們的前後，有狠多年青的男人，騎在

驢背上，狠命地在大聲催着坐騎，希望牠跑的比別人的快，好在她們和觀衆面前，一顯好身手；可是萬惡的驢子，竟有越被人驅越不肯跑快的，於是騎驢者大怒，鞭腳交下，但牠還不跑快。

老許不高興起來，就說：

『我們到別處去！蕩婦妓女，無恥的少年，教人看了，真討厭！』
『我們也在逛遊戲場啊！』杏弟說：『我們也是墮落者啊！罵他們什麼？』

『罵雖不好意思罵他們，但是那兩個醜陋的女人，真使人看了要吐出來。杏弟，小吳，你們就在此地玩罷。老許，來，我和你猜詩謎去，好麼？』老馮提議說。

老許贊成老馮的話，約了十一點鐘大家在C廳敘會之後，就和他

猜詩謎去了。杏弟小吳看了些時，等那兩個女人下來了之後，也去騎了十分鐘。騎過了驢休息了幾分鐘，他們就去聽了一會髦兒戲，再上樓去聽蘇灘。唱蘇灘的人是狠著名的，所以聽的人也不少；但是沒有多時，杏弟就催着小吳快走。他們便走進文明戲場，那裏看的人更多了，尤其是女人。他們沒有把台上演的戲細看，杏弟只向右邊看着，小吳的眼珠只注着左邊。隔了一息，杏弟拖了拖小吳的長衫，把頭湊近他的耳，眼注着右方，輕輕說：

『小吳，你看！那邊第四排的一個穿妃色衣裳的少女，如何？』

小吳點點頭，連說美極，同時也請杏弟批評左邊第一排穿淺藍色衣的少女；杏弟說也可以，不過不及那穿妃色衣的面貌可愛。於是他們就在那裏坐定了，泡了茶，細細地賞鑑那兩個美人。隔了兩點鐘的

樣子，到那齣戲完了的時節，他們眼看着那兩個美人笑盈盈的同她們同來的人，向左右走出去了之後，就像失却了什麼似的也跑出了文明戲場。看了一回電影，東西走了一點鐘的樣子，他們就回到C廳；看牆上的鐘已指着十一點十分，四面望了一回，知道老許們還沒有來，就在門口附近易尋的地方坐下，一邊抽着紙烟，喝着茶，一邊在等老許老馮。看看牆上的鐘一步一步的走到十一點半了，他們渴望的V姑娘也上場了，但老許們還沒有來。他們正在看得出神聽得起勁的當兒，老許和老馮忽然發現在他們身旁。他們並沒有閒空談話，只突出了眼，呆呆的向台上望着，微側了一耳，靜心地聽着；不過老許的面上，似乎有些不十分自在的樣子。

(17)

二十分鐘過去了後，V姑娘已下台，他們也預備返寓了。出了遊

戲場，他們在靜寂得像死了一般的馬路上走着。覺得有些餓的樣子，杏弟就提議到M館去吃點心。到了M館，坐定之後，小吳看出老許的不快的心情就問說：

「老許今天怎麼樣？爲什麼有些不快的樣子？」

「沒有什麼；」老馮代答說：「不過猜詩謎輸了錢。」

「輸多少？」杏弟插嘴問。

「八九塊錢。」老馮說：「我也輸了三塊錢的樣子。其實輸了錢不應該就常常放在心上，弄得怪煩惱的。」

「老許，不要煩惱，一個人要死的！八九塊錢，算得什麼！」小吳勸說。

「你們都猜錯了，」老許面上帶了苦笑，解釋說：「我並不爲了

輸錢而煩惱。錢，算得什麼？死了又不帶去的；有的時候，多用品，沒有的時候，不用就是了。爲錢而煩惱是不值得的！……」

杏弟問：「那麼，爲什麼呢？爲老婆？」

老許馬上辯說：「不，不，那裏來的話！二十八塊錢一月，老婆還遠哩！……」

那時他們叫的點心來了，老許乘機接說：「好，吃點心罷；一切吃了再談。」

大家盡量吃了一飽，他們就步行返寓，因爲路途很近。在夜間微涼的春風之中，他們並排着，身與身緊緊靠着，在悠悠的開始他們的談話了。

杏弟還要問老許端的爲甚煩惱；但是老許說他自己都沒有知道爲

什麼；於是四個人笑了一陣。

『啊，老馮！』小吳用了鄭重突然的口吻說：『你這人沒有眼福！』

『爲什麼？』老馮追着問。

『你沒有看見兩個美女！』小吳說，怪有滋味地。

老馮問：『美到什麼程度？』

老許也有點疑惑，他問：『總不會比我們以前在B遊戲場看見的那個穿茄花色衣的女郎更美吧？』

『美多了！美得我形容不出來。兩個中尤以穿妃色衣的少女爲十全。杏弟也看見的，你們不信，問他就是了。』小吳說了，好像那兩個少女在他身旁一同走着，口笑的合不攏，快活得什麼似的。杏弟點了點頭，表示小吳的話不錯。

老馮嘆說：「真的沒有眼福！」

「比茄花色衣的還美！可惜沒有看見！」老許也禁不住這樣說。

「哈哈！……哈哈！……！我告訴你們一樁可笑的倒霉事。」杏弟說，跟着是不斷的笑聲。

「多笑什麼？快說罷！使人怪難過地。」小吳恐怕自己有什麼笑柄被杏弟找着了，所以狠虛心地催他說。

「我和小吳在樓上聽蘇灘的時候，有一個面貌醜得幾乎不成其為面貌的女人；拚命的搔首弄姿，對我望了又望；你們想，不是可笑而又倒霉麼？」杏弟忍住了笑顏說。

「哈！哈！……。她沒有把自己的尊容在鏡子裏照一下！」老馮說。

『哈，哈！』老許也笑了。

『所以你沒有立多時，就拖我走了。』小吳笑了一回說。

『真倒霉！』杏弟連連說着。

一路上談談笑笑，不覺到了崇德里街口。在對面尙未關門的小店裏買了幾枝洋燭，他們便敲開了門，在睡在地板上的裁縫身間，上了樓，回到他們的公寓裏。

看見了自己的舖，頓時覺得倦了起來，他們連連的打了幾個呵欠。老許說，鬧鐘上已經一點十分，身體覺得太倦了，便一個人脫衣上牀。他們三個人還坐在那裏抽昏烟，剛剛吸了小半枝，老許的睡聲已經聽得出了；他早已入了夢。在吸完一枝烟的時候，他們三個也預備上牀了。在脫衣的時候，老馮覺得襯衫袋裏有一塊硬的東西，他就

摸出來一看，原來是幾張摺皺了的信紙。隨便拿了一張來讀下去：

「三兒知悉久未得兒信甚念邇來天氣寒暖不勻兒須時時留意庶免余念兒凡事須節省……」

剛看到那兒，老馮知道這是他母親的照例的討壓說話來了，就團了一團，向袋裏一塞，立刻翻身上牀。

大家睡妥了，吹熄了燭，小吳忽然笑說：

「杏弟，聽蘇灘望着你的那個女人來了！」

杏弟說：「不要胡說！」

「大約小吳想着今天那兩個美人來了。」老馮笑說：「今晚上不要犯……，明天早上還有事哩，不要起身不起，脫了班。小吳，你仔細着！」

「老馮沒有看見她們，有些氣不過吧？」杏弟說。

「那麼，下星期日再去候在那裏，保你再看見她們。」小吳接着說。

老馮說：「下星期日一定去！」

「一定去！——老馮你不必性急，」杏弟說：「一星期是很快的，一回兒就過去了。——就是下星期日看不到，還有下星期日，……來日方長哩。」

真的，下星期日很快就來的。星期日本來彷彿像海浪，看牠一個低下了，去了，一剎那間，——真真一剎那間，後面的，又一個個照樣的來了，去了，那是快而且沒有窮盡的。

悼亡集

是翰臣的悼亡集發出去後的第二天。

(1)

畢竟這幾天爲了在悼亡集上題寫「××先生惠存」而疲乏了，翰臣到現在纔醒來。他搓了搓眼，在蓆上躺直身體伸了一個懶腰。他覺得身上有些汗濕溜溜，隨即似乎有點熱了，立刻把胖胖的身體側向外，

(2)

用右手擡起那頭邊的帳子。忽然撲的一聲，一口痰從他口裏跳到床前的地板上。

午時的日光格外炎熱得怕人。陽光雖已由廂房移往庭心，這與廂房相連的翰臣的臥房裏，却充滿了熱氣。

翰臣睡眼惺忪地向窗上看了一回，覺得可以起身了，但立刻又記起似乎還有什麼事沒有做過。一秒鐘後他想起來了，原來他還沒有吸過捲煙。他伸手到牀頭的半桌上去摸到一匣捲煙，向煙匣上的女人匆匆看了一下，抽出一枝煙來啣在口裏，點上了火。

他無意識地從口鼻裏噴出幾條濃煙之後，他的兩眼起始向房中環顧。他從那疊起的兩櫃箱子看過去，看過了門，窗，他的視線注意到靠窗欄擺着的那隻桌子。在那桌上，他看見一小疊書，圓圓的白白的

臉上微笑起來了。

那是他費了一番心血纔成功的他的悼亡集。

黃翰臣這個名詞可以不朽了，可以靠了這本悼亡集而傳下去了。在二天前悼亡集纔從印刷所寄來之後，他翻了一遍，在讀在那幾首悼亡詩的時候，他曾那麼想過。

他吐出一口濃煙，彷彿想藉此來表示他心中的欣喜。他很想下牀去拿那本暗藍簿面精印的悼亡集來再看一遍，但他不願下牀，覺得殊可不必多此一舉。他把那胖胖的身體向帳頂臥着，隨手丟去那吸賸的半枝捲煙。他沒入沈思的海中去了：

——人對我的悼亡集，不知議論如何？總該稱讚我的吧？……

——請酒，哦，大約三十塊錢；送駿翁五十塊錢；張德生那幾幅

(4)

山水五十塊；酬勞王，陸，李，一共六十塊；印刷費一百六十；還有零用！玩玩玩玩，却已費了四百金模樣！傻子！傻子！……啊，真想不到，四百塊錢！它媽的！

——然而總是值得的。這一次風頭出足，闊也闊夠了！本縣的紳士學者都有輓慰的詩詞，試問誰會這樣闊過？別的不講，單就那鄭翰林的題字已夠闊了；不是我那麼東躓西躓，誰能得到他老人家的字？錢算得什麼，究竟面子更要緊。那幾個篆字的確寫得狠好。……

——算來算去總是值得的。哪，打牌——爲了這本書的確少打了不少牌，輸贏是誰也不得而知的，運氣不好，四百塊錢要不要輸？輸錢究竟沒有意思的，現在——可不是麼？——好了多少！

.....

他狠覺得意，側轉身來，再燃起一枝捲煙。他吐出兩只青煙向牀前呆看一忽之後，忽然有些懷念的心思似的。

『人天消息耗相思，顧影那堪獨坐時？……』

……似水孤衾細細嘗；……房櫳何處看梳粧？……』他
呶唔地背起曾經駿翁改過的悼亡詩句來。

『啊，似水孤衾細細嘗！……』他又念了一句。忽然他想起了什麼，隨即大聲喚道：

『阿銀！阿銀！……阿銀！』

等到聽見一聲又像撒嬌又像懷恨的『來了』之後，他不再呶唔了，而且他的面前似乎突然露出了不少光明。他微笑着，把兩腿縮上些。

一陣響快的足聲從扶梯上達到翰臣的房裏，一個瓜子臉適中身材

(5)

穿一身素白洋紗衣袴的女人出現在翰臣的面前。

『叫我幹什麼？睡得多晚！』阿銀見他只對她呆看，不好意思地笑着說：『吃午飯了，起來！起來！——哦，痴了麼？有什麼好看？第一次見面？面上有花不成？』

他一動不動，話也不說，可是臉上紅些。

『沒有事？我——去了！』她說着把身體扭轉，預備走了。這時他纔如夢初醒，趕緊叫了起來：

『囉！魂不在身上麼？短衫袴也不拿了！』

『哼！不知誰的魂不在身上！』她癢了一癢嘴！走到牀後去拿衣；拿來之後，她擺在一隻離牀不遠的櫈上。

『我死了麼？這樣怕我，連身體都不敢挨近！』他說時狠有莊嚴的

神氣。但說了之後，却可憐地笑了。

「喔唷！」她手按着口，身體一扭。微笑的痕跡，狠可以看得出來，在那微黑的瓜子臉上。「哪！」她把短衫袴擺上他牀去。

「嘻嘻……！」她的上身在他的兩臂中了。

「唔——，唔——，唔——；，啞！啞！」一陣細微的顫聲。

「喔，煙味！——放手！」是她低聲的叫喚，接着拍的一聲，他的肥大的臀上被打了一下。

「死屍！」她忍住了笑，嬌聲罵說：「我——噉了！」

(7)
她不願但又不得不地出意拼命一掙，逃到離牀三步的地方站住了。她一邊舉手理那覆在額上的一排劉海，一面紅了臉低聲對他說：「沒用的傢伙！看你能常常這樣！哼，「湯罐裏燉鴨，只出一隻

(8)

嘴！」明天我走了，看你，看你還能這樣！」

瓜子臉上的紅唇一嚙，眼兒一睜，瓜子臉轉過去了，光亮的髮髻，白洋紗衣袴，一瞬間閃向門外去了。

「小娼婦！不死不活，弄得人怪難熬！他媽的！」他無精打彩地喃喃自語着，又深深嘆了一口氣。

他於是又有些傷感起來了，彷彿又重感到「似水孤衾細細嘗」的味兒。

費了一番努力把興奮抑了下去，他狼頹喪地換衣下牀。一踏下牀，在右壁上他看見亡妻的遺像，狠有一種分不清的慚愧油然而起。他穿上鞋，提着袴腰，跑下樓去，彷彿在怕那壁上的遺像會變了人，跑下來，照例給他哭鬧。

在癩癩地洗面的時候，他猛想起他得意的悼亡集來，又連想到一個狠重大的問題：

——哦，忘了！那一百畝田！……哦哦，吃了飯去找那老頭兒（指他的岳父），先看他態度如何。……

——假使……，啊，那大可開心一下了！可不是麼？一百畝田照現在市價算來足值萬元之譜。田確是上上。……大約不致失望。……嚇，悼亡集！……

他愈想愈得意了，啣着捲煙，在室中大踱「方步」。他踱「方步」比走路要好看文雅得多。身體實在太胖了而且又矮，普通在路上走時，步子總比較要快些，於是這胖的身軀不免要狠困難似地旋上前去，那兩隻短藕似的臂兒就同時粗笨地前後動起來，這看起來頗有滑

(9)

稽之感。至於踱「方步」，那是由他父親從小教導好的。無論那圓圓的臉，胖胖的身，短短的臂，動時靜時，總有一種說不出的由練習而得來的餘裕從容，卻合紳士的態度。「好，這樣就合格了！要慢，儘慢！是呀，這樣慢慢地，慢慢地，就好了！」他的踱「方步」曾經他父親這樣讚許過。

繞着室，他慢慢地踱他紳士的「合格」的「方步」，他的腦海中洶湧着樂潮。再三思量的結果，決定到東消夏社去找岳父，若到他（岳父）的家裏去，那老婦人——他的岳母——不免又要幾哩咕嚕個不停，這實在使他厭惡，且男人總容易說話，只要岳父一答應就是了。……

那瓜子臉忽然又在他面前出現了，他立刻停了步，狠想有所舉

動，但那瓜子臉旋過去把嘴向後一歪。他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他的母親拿着念珠跑進來了。

母親對他白了一眼，狠徐徐地跑到一隻單人椅上坐下了。

『再多睡一回！索性不起來了，倒可以省一頓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她自言自語地說着。

他知道母親這幾天很容易發怒，發怒的緣故，完全因為悼亡集——那費了四五百塊錢爲那「十惡媳婦」印的悼亡集。

他本想做聲的，不過終於開口了：

(II)

『你也不算一算，究竟這一來值得不值得？這本撈什子一印，那老頭兒看了心中自然也歡喜，以前的事也不好意思再提，那一百畝隨嫁田更說不出要還去了。幾百塊錢換一百畝上上田，這種交易還做不

過麼？是不是？哈哈！老太太究竟上了年紀了，一時想不過來！」

他想母親聽了一定會讚他一聲足智多謀，但她並不說話，只向他斜看一眼，低頭念佛。慌着念完了一遍「心經」，她高聲喚阿銀搬菜吃飯。

他舉起筷子來，忽然想起——

——哦，將來……，不是還可以大做一篇「先妣事略」麼？可不知駿翁肯改否？那要看你的幸運如何了。

他對母親看了一忽，似乎要看出她究竟有沒有這種福氣。

吃了午飯，休息一刻，胡亂吃了些西瓜，他就出發到東消夏社去。

胖胖的身上穿了一件寬大時樣的圍花藍珠地紗長衫，益顯得身圍

之大。長衫裏很清晰地印出那身銀絲葛夏布短衫袴。白亮的絲襪，和那黑紗圓口鞋，正成了一個絕妙的對照。身軀照例在很困難似地旋上前去，短臂依舊在粗笨地前後動着。雖有一種滑稽潛伏在這種行動裏，然而並不妨事，全體總表示出一個很體面的鄉下少年紳士的模樣。

太陽曬滿了街屋，酷熱潛伏在四處。他沒有戴帽的剃着短平頂的頭上，汗珠累累欲墮。他把那祖傳的有名人字畫的十六骨湘妃竹大扇，放開來搨了一回，又運把手帕拿向頭部頸邊去抹。身畔矮闊的黑影，只在涼粉灘西瓜灘以及赤着上身的人中間旋向前去。

那東消夏社設在的廟宇，漸漸在望，不久，掛在邊頭的「閑人莫入」的牌子也看見了，那四個字漸漸清晰起來。

——要努力！要努力！一點兒也不能錯，究竟有一百畝田呢！

他這樣自勵一下，就順腳走上石階，踏進門去。從擺在中央的屏風邊走進去，過了一個院子，他向裏一望，覺得正廳上的人只是寥寥無幾。

——他媽的！不要白跑？……

邊廂裏傳來了一陣牌聲吧。

——也許有望，不會白跑吧。

但在邊廂窗外經過時，他並未見他岳父的影子，他有點失望了。

「翰臣！啊，難得，難得！」

這是他聽慣了的駿翁的聲音，投過視線去一看，果然有一個和尚

頭馬面兒的人……

「喔，駿翁也在這裏？」

他踏進正廳，對另外三位紳士模樣的老者說：

「諸位老伯都在此清談？……好極！好極！雅人雅事！」

「請坐！請坐！」

「寬衣！寬衣！」

「喂！阿三！淡茶！一壺！」

「我們先行了，諸位再多坐一回！」

翰臣躬身送了兩位老者之後，先把手帕扇子向駿翁鄰座一擺，慢慢地解那團花藍珠地紗長衫，一邊口裏嚷着「今天真是熱極。」

等他把紗長衫摺好擺上椅靠背的時候，他聽見有人在問他：「這位是黃世兄？順卿的令郎？」

「不敢，不敢。——順卿就是先嚴。」他連忙打躬回答。他認識那問者就是本鎮首富陳百萬。他彷彿覺得和首富談話是很榮幸的，不等陳百萬開口，便接着說：

「先嚴在日和世伯是深交，……」

「的確，的確！我們彼此過從甚密，差不多天天在一塊。可是自從令尊仙逝後，同志一天少似一天：淦翁爲他的令媛私奔，一氣就氣死了；鵬翁也被他的兒子讀書氣死了；其餘如冠德，世華等也先後歸天。現在所存的，只有……」

陳百萬背了這幾個老輩，毫不能使翰臣動心，但他自己却頗有些今昔之感。以前的同臥煙榻「清談」到午夜，以及同打「會將」等情景，又在他眼前展開。他不禁有點感慨係之的樣子。他微微嘆了一口

氣，忙把鼻煙瓶拿出，輕輕倒一小堆鼻煙在桌上，用手指渡往鼻孔，嗤嗤的響了幾響，本來有些黃褐色的鼻邊，愈見其黃褐色了。

暫時的沈默中，傳來了邊廂裏的一陣喧笑聲，原來剛學會「麻將」的王雪盦自摸了一付清万子。

翰臣心念着他的岳父——不，心念着那一百畝隨嫁田，他立起身來，很想走了，但陳百萬又問了起來：

「世兄也常打牌麼？」

「有時也玩玩。」翰臣擰着那湘妃竹扇子，一邊踱着那「合格」的「方步」，一邊隨口和氣地回答。

「在西消夏社吧？」駿翁也插問一句。

「是的。那兒「麻將」較少，最多是「撲克」，還有詩謎。」

「詩謎倒是雅興，不過「落格」——「落克」是怎樣的？」

「是外國賭法；「撲克」。翰臣特地把「撲克」兩字說得又響又慢。「究竟是外國來的，不免有些夷狄之氣，遠不如我們的「麻將」

「會將」來得斯文有味，我也不大玩。——聽說現在「麻將」盛行於「花旗」，我們中華的賭法，實在比外國文明。」

「喔~~~~。」「撲克」，「撲克」，……」陳百萬在低聲念着。

——再走一圈可以走了。

靜默了一回，翰臣心中這樣想，但駿翁又講話了：

「陳兄可見過翰臣的悼亡集？」

翰臣很有精神了。

「喔，倒忘了。見過，見過。黃世兄真是一個才子，而且真是一

個情種，這樣誠摯沈痛的悼亡詩，現在真不易見到。可惜佳人不壽，不能和世兄白頭偕老，實是憾事！」

「原是我福薄，不能久伴賤內。」

「不，不，是夫人福份差一點。——世兄今年貴庚多少？」

「已經虛度二十有九歲了！」

翰臣說着，頗有些傷感的樣子，沒精打彩地在椅上坐下了。陳百萬嗅着鼻煙向翰臣呆看，他看見了一個「有古風」的模範少年。駿翁，笑微微地頻把右手在那光滑的和尙頭上撫摸。

隔了一回，陳百萬露出幾個零落的黃牙笑說：

「年紀正輕，應該趕快續弦。」

翰臣還沒有回答，阿三提了水壺跑進來說：

「短命天這樣熱，真的要瘟疫了。昨夜東柵頭連死了三人，還有那鞋子店裏的老七也一命嗚呼了。」

「喔，可怕，可怕！」陳百萬嘆說。

「爲什麼不多燒點錢糧？」蘭盆會」也不出！竟沒有人發起的！」
翰臣很嚴厲地發他的議論。「這幾天死了不少人了，還不趕快出會，真真該死！」

「聽說這幾天董事老爺正在會議，要斷屠。」阿三停止沖茶，捉了開水壺說。

「恐怕斷屠也不夠。」是陳百萬的話。

「夠不夠我不管，可是斷了屠，又要幾天嘗不到肉味，未免太苦了我。」

「駿翁也愛豬肉？哈哈！」

駿翁右手向口邊摸鬚似的摸了一摸，笑說：

「窮雖窮，却不能一日無此物。」

翰臣聽見壁上的鐘已打了三下，想起到東消夏社的目的，馬上立起身來，把團花藍珠地紗長衫從椅靠背上拿下來。

「行了？」陳百萬吃驚似地說：「何必這樣急急？」

「不，不，行了，還有一點俗務要幹。」

陳百萬看着翰臣慢慢地穿起長衫，扣上紐子，他的心中很歡喜這位少年紳士。他平日最疾首痛恨的，是那些「無父無君，無神無道」

「洋氣直衝」的青年，他曾發過得意的議論，他說：「亡天下的不是那些盜賊流氓，而是那班妖男怪女；盜賊流氓不足畏，可怕的是現在

一班充滿夷狄之氣的狗學生。』現在他看見面前這位「有古風」的青年，頗有相見恨晚之慨。尤使他有些佩服的樣子的，是翰臣的悼亡集。他狠悔自己平日太不和青年接觸了，青年中尚有翰臣這樣的人，是他初料所不及而大可放心的。大約如翰臣這樣的青年，天下還有吧；他狠樂觀，覺得日下的世風，尚有挽回的餘地。

翰臣躬身和他道別時，陳百萬禁不住立起身來把腰部彎了兩彎；這種大禮，在陳百萬是很少的。

翰臣把胖胖的身體旋過屏風的時候，他很有些快快不樂。他無意識地在門口立定了。沒有碰到岳父，那一百畝上上田姓黃姓孫還在不知之數；他悔不少坐一刻，早些到岳父家裏去。無聊地舉起視線向西一望，看見遠遠地有一個人在清寂的街上的陽光下走來。由那左手不

動只有右手在勤勤地前後揮動的走相看來，他知道來的這位是本鎮董事的寄子。

兩人的距離只有七八步模樣了，翰臣高聲喚了一聲「老京！」

老京把右手的揮動緩了一緩，舉目看見喊他的人，便淡淡地說：

「幾天不見了，在那兒？——打牌去罷。」

「『白宮』去？」翰臣走下門前的石階，和老京並排着。

老京把頭一點，大家會意了，翰臣起始把胖體旋起來。老京又恢復了他右手的前後大揮動，拖了地上的黑影，向「白宮」——董事

家——走去。

翰臣回家的時候，已在晚上九點多鐘這小鎮上夜市冷落之後。

腳着紙煙在房中踱着「合格」的「方步」的時候，他心中並無一

絲樂意，雖然打牌贏了二十塊錢。今晚上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一天的光陰白費了，正經的事，却沒有幹。

——明天，明天一早就到孫家去，究竟一百畝田要緊！……他這樣決定了。

下一天上午九點鐘模樣，他便起身。正想出發去找岳父的時候，駿翁來訪他了。一見面，駿翁的馬面似的臉上，滿是笑痕，開口第一句就說：

『喜信！喜信！兩重喜信！』

翰臣莫明其妙地只叫駿翁快說。

『遲早總要說的；是喜信，你聽了一定快樂非凡。』他再換了低聲說：『昨天你去之後，孫翁就來。他私下對我說：以前的事大家不』

「要再提，悼亡集也是你一番心血。翰臣，不是喜信麼？一百畝田！這是一樁。」

翰臣確是狠滿意了，他想：

——悼亡集果然有効！

「還有呢？」

「陳百萬昨夜特來看我，叫我做媒，把他的女兒給你。百萬的女兒，嫁粧一定不小，又是一注財！而且那女兒年方二九，生得又不錯。翰臣，你怎樣謝我？小鬼頭，看不出倒有福哩！」

「哈哈！哈哈！」翰臣有些發狂似的，在室中轉來轉去，並不像平日踱「方步」的樣子，有些跳躍了。

「可是怎樣謝我？」

「隨你！隨你！哈哈！」

「隔了一回，駿翁收了笑容，微聲說：『阿銀……』」

「知道，知道，不用你說。」

在室中跳來跳去了一回，翰臣把大指向唇邊做一個抽大煙的姿

勢，對駿翁說：『我們一同去……？』

——玩玩，想不到會有這種結果！哈哈，悼亡集！悼亡集有點像

「百齡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駿翁，哦，真要大大謝他

一下。……

他拖了長衫跳出來，心中這樣想。

一九二六，八，於梨花村。

尾

眼看着這蕭殺的秋景，又染上了死絕的冬色，我心池中隨着那初吹的寒峭的西北風，起了漪漣的微波。啊啊，雖說「冬天一過春天就到了」，然而我，我沒有——不敢有這種於我是不能現實的徒然的希望。隨時隨地，我總覺得我的心已整個的給孤獨和憂鬱抓住，而且永遠地給它們抓住而無從解脫。偶然注視到自己乾枯細瘦的手臂，我感到淒切的哀傷；啊啊，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我更沒有持鏡一照的勇氣！尤使我連夢裏都怕見的，是我破碎的靈魂！畸形的社會，苦悶的人生；繁多衆雜的欲求，絕對不能的滿足——凡此種種，造就了悽苦的密網，套上了我的身心！我常常默禱：讓我忘了自己 and 一切罷！然

而有什麼用，這默禱！

人生總是矛盾的，悽苦的；人類這東西，生就是不能互相了解。在這命運之神鋪設的溜滑的人生泥途上，我們一個個向死的黑國獨自踽踽前進；一滴滴的酸淚，一滴滴地向自己肚裏吞嚥，除了自己，誰也不來了解你，同情你！即使有人來了解你，同情你了，對於你自身究竟有什麼用處？「借錢要向窮人借的」——這是朋友常說起的經驗之談——；不是和你差不多不幸的人，不會來給你作伴。所以喲，朋友！我們一滴滴不到死不停流的酸淚，還得一滴滴不斷地向肚裏吞嚥！生活的苦酒，一直要啜呷到你最後一息呼出之時！

然而，做人不是做夢。在這悽苦短促的人生歷程中，我們該一邊撫着我們的創痕，一邊握着我們無用的兵器，去和我們的敵人——那

些敗類！——拼最後的勝利，誓必要創造出我們所要的生活與環境！這樣，纔不辜負我們活在世上的一回事！這樣，我們纔是永生！這種工作，纔是我們應做的偉大的工作！朋友，命運是什麼？不是我們的同類賜給我們的不平等的遭際麼？

但是我，竟這樣的無用，這樣的沈落，還是在躊躇，在徘徊，啊，我的一生，真要成一場惡夢了！

★

★

★

★

如今秋的葬鐘已響，冬的死神閃入了宇宙。這蒼黃落寞的四野，正期待着春來的消息。我，我不是在這裏生活，我在這裏做夢。

我還在做夢；但願這已是鷄鳴夢醒的時候，這已是我夢的最後一幕。

4

聽到「淒咽」排印的消息，我不能不顏赧耳熱。書局又說這一本小冊子的印刷裝訂，要力求精美；我更慚愧。我沒有什麼可說，我只覺得自己淺薄的程度的可驚；對於趙南公先生，對於給我教益給「淒咽」出力的先生同學，以及校對排印「淒咽」的許多不相識的朋友們，我只有感激和道謝。我覺得自己又犯了一個罪惡。

追想起「卷首自己」裏的許多話，我覺得還有未盡之處，在這裏再添說幾句。

別人說文章總是自己的好，但我適得其反。也許事實是如此吧。不過關於自己的作品，我始終不願多說；我現在所要告訴你的，是我彷彿已覺到「碰」了「壁」的一回事。

從那篇在今年似暑假裏寫成的「悼亡集」中，狠可以看出我寫文的

調子完全變了。「悼亡集」後來被師友們看見了，蒙一位先生謬讚我，說我大進步了，其餘有的首肯我的轉變，有的皺眉不語。他們自有他們不同的主見，但我自己却決不定孰棄孰從。最後，我想：聽其自然罷。這或者是不大錯誤的決定，但是在最近匆匆消逝的三月中，我一篇完篇的小說都沒有寫成。寫作慾一來的時候，雖想握筆抒寫，不過因為心或身的無謂的忙亂，終於或者連握筆的餘裕都沒有，或者寫了一段二段就丟了。未完成的作品，一到時易情遷，在我，是怎麼也續不下去的；即使受了被壓迫着似的痛苦，勉強續了下去，也不能一讀。這樣，終於只好說什麼都沒有寫，這半年。

剛想走上文藝之路就「碰」了「壁」了。

「既然碰了壁，那麼快些另走別路啊！路正多着呢！」我聽到這樣

一個聲音，在我耳邊響着。但我，竟這樣的無用，這樣的沈落，還是在躊躇，在徘徊！

✧

✧

✧

「淒咽」與世人相見，大約總在冬沒春初的時候。我希望此書出版時，我能一改現在的面目，希望究竟是一個靠不住的幻影。目前我總只能念念 Wilcox 的名詩，「孤獨」Solitude，以自遣。現在就順手把它翻譯出來，題在我「淒咽」的末頁：

歡笑呀，世界伴你歡笑；

哀泣呀，你獨自哀泣。

這愁老的宇宙一定要告借它的歡快，

可是它有它自己夠受的累贅。

哥唱呀，羣山將要回答；

嘆息呀，它在空中消散。

回聲限制於歡樂之聲，

但消失從憂悶的音中。

尋樂呀，人將找你；

鬱愁呀，他們旋身而去。

他們要足足的度量和你全部的歡樂，

但他們不需要你的憂悶。

快活呀，你的朋友衆多；

悲傷呀，你失去他們全部。

無人拒絕你瓊漿美酒，

但人生的苦汁呀你定須獨自啜呷。

歡宴呀，廳堂擠擁；

挨餓呀，人衆不顧。

成功與施贈。它助你生存，

可是無人能助你死去。

快樂的廳堂中有地位

給悠長矜驕的行列，

但是一個一個地我們都須前進

經過那痛苦的狹廊。

一九二六年秋盡江南之日，

作者歸於江灣。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再版

書 名 瘦 咽

著 者 崩 斯 曠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全一冊定價五角郵費加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分局 南京 長沙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2-
2046

A

46

